



淨空法師 講述

佛說
清淨心
八大人覺經
當來變經
合刊





淨空法師 講述

佛說
清淨心
八大人覺經
當來變經
合刊



淨空法師
講述

佛說八大人覺經講記

佛說八大人覺經講記

淨空法師講述
韓 鎔 記

關於講經，古來大德們的規矩，在沒有講經文以前，都是依照隋朝智者大師所創立的「五重玄義」，或者賢首宗的「十門開啓」，先講解大意。但是，這種講解的方法，必須要有充分的時間，可是現在一般講席的時間都不是很多，因此，大家都以講經因緣與修學這部經的利益，來代替玄義。至於經文的內容，也只能作極簡單的、淺顯的，消文釋義而已。

這部《八大人覺經》，是從修學佛法開始，乃至成就佛果位為止。本經完全是啓發我們覺悟世間的一切都是痛苦，而使

我們對於佛法能生起信心；並且指示我們要如何去修行，要怎樣成就佛道，這是一部對修學佛法，非常重要的經典。而其中的文字很簡短，卻把修學方法的綱領，說得清清楚楚。像這樣簡單詳明的經典，正契合今日分秒必爭的時代，這對於時光寶貴的諸位同修們來說，想要研究佛法，這部經非常適合。所以這部經，值得我們學習的。

我們在學習經典以前，必須先要講解經題。因為經題是一部經的綱領，經文的內容是從經題開展出來的道理，能夠了解經題的意義，對於一部經的內容，大致上也就會明瞭。所以還沒有解釋經文之前，先要解釋經題。

對於經題，依照歷來講經的大德們所解釋的，大體分為兩大部分，就是通題和別題。「佛說八大人覺」六個字是別題；「經」是通題。「通」和「同」字相通，是通於一切的意思。

就是佛陀在世所說的一切言教，後來經過佛弟子們結集起來，不論小乘的、大乘的、顯教的、密教的，都稱做經。凡是聖人所說的道理，留傳於後世的，也都可以稱為經。所以「經」字，是通於一切經典的，也就是一切經典的通名。

「別題」，「別」是別於其他的意思，表示這一部經的經名唯有這一部經可以稱呼，其他任何一部經典，都不可以叫做《八大人覺經》。以上是通題與別題的簡單介紹。

佛一生所說的經很多，但是所立的經題，不外乎七種方式，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「七例選題」。有三單式、三複式和具足式三種。首先介紹三單式：

第一、單人立題：好比《佛說阿彌陀經》，佛說的「佛」字，是指釋迦牟尼佛。釋迦牟尼佛和阿彌陀佛都是人，所以叫做單人立題。

第二、單法立題：如《大涅槃經》。「大涅槃」是法，所以稱單法立題。

第三、單喻立題：如《寶積經》。用「寶」作比喻，所以稱單喻立題。以上是三單式的介紹。下面再介紹三複式。

第一、人法立題：如《地藏王本願功德經》。「地藏王」是人，「本願功德」是法，所以稱人法立題。

第二、人喻立題：如《如來說師子吼經》。「如來」是人，「師子吼」是比喻，所以稱人喻立題。

第三、法喻立題：如《妙法蓮華經》。「妙法」是法，「蓮華」是比喻，所以稱法喻立題。

以上是三複式立題。

底下一種是具足式立題：如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。「大方廣」是法，「佛」是人，「華嚴」是比喻。人法喻都具足，所

以稱具足式。以上就是佛經的七例選題。

現在，我們要學習的這一部《佛說八大人覺經》是屬於人法立題。「佛」是人，「八大人覺」是法。下面，我們來介紹本經的經題。

首先把《佛說八大人覺經》七個字，分為五段來解釋。先說「佛」的意義，「佛」是簡稱，完全的稱呼應當稱「佛陀」。因為中國人喜歡簡單，所以就將「佛陀」兩個字，簡略的稱為「佛」。佛的意思，翻譯中國話，叫做覺者、智者。

「覺」是覺悟；「智」是智慧；「者」是人的代名詞。合起來說，就是有大智慧、大福德，已經徹底覺悟到宇宙人生真理的人，也就稱作佛。但是在這裡，是專指釋迦牟尼佛。

關於「覺」字，還具備了三個意義，就是自覺、覺他、覺行圓滿。我們常說，世間人總是活在醉生夢死當中，糊裡糊塗

的過日子。因為愚癡迷惑而不能覺悟，所以叫做凡夫；而佛之所以被稱為覺者，就是因為佛徹底覺悟了宇宙萬有的真理，證得人生究竟解脫自在，這在佛法裡叫「自覺」。佛把已經證得自在解脫方法，教化廣大的眾生，使眾生也能得到自在解脫。所做的這些事業，在佛法中就是「覺他」。這一種願意與眾生同甘共苦，普濟世間的偉大精神，自覺的功夫和覺他的任務，都做到圓滿無缺，在佛法裡稱作「覺行圓滿」，也就是成佛。

由這裡，我們可以知道，佛之所以成佛，是因為具有自覺、覺他、覺行圓滿的三種功德而來的。不是隨隨便便就可以稱作佛的。像這樣具有三種覺的聖人，是通於十方三世的。所以平常我們在經典裡常看到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」。

我們如果也能依照這個方法去修學，做到自利利他，功德圓滿的時候，也就成為今世的佛。

「說」，就是講話的意思。有「能說」和「所說」兩種意思。「能說」是指能說法的人，但是在這裡是專指釋迦牟尼佛；「所說」是指佛所說的道理教法，也就是這部《八大人覺經》的義理。把「佛說」兩個字合起來講，這部經是釋迦牟尼親口為我們宣說的，是佛證得無上菩提所說的真實言語，不是天人、二乘、權教菩薩所說的。

在這裡，我們應該知道，不單是這部《八大人覺經》是釋迦牟尼佛所說的，就是現存在藏經裡面的經典，都是釋迦牟尼佛為這個世上的眾生所說的。在這個世間，如果沒有佛的出現，不但沒有這部《八大人覺經》，其他任何經典也不會有。因此，我們今天能夠學習佛法，完全是佛陀偉大慈悲的賜予，我們必須要好好學習，要上報佛恩，下濟眾生，弘法利生，闡揚佛法。

「八」是數目，就是經中所講的八條道理，也就是八種法門。

「大人覺」，這裡所說的「大人」，是揀別天人、二乘聖者，是指十方一切諸佛、菩薩大人。「覺」是覺悟的意思。合起來說，本經所說的八項事理，不是天人、二乘聖者所能圓滿覺悟的，乃是諸佛菩薩大人才能覺悟的，所以叫「大人覺」。

剛才說天人、二乘，不能稱作大人的原因，就是因為天人慧淺福薄，還沒有了生死；二乘人雖然證得聖人果位，但是沒有發起利益眾生的大菩提心，所以不能稱大人；而大菩薩具有大智慧、大福德、大善根，已經覺悟了諸佛所證的無上菩提，所以稱之為大人，也就是大菩薩。「大」字也是歎德的意思。本經的體、相、用都大，我們把體、相、用三大做一個簡單的介紹：

第一、體大：就是我們自心中的真如理體，這個理體是豎窮三際，橫徧十方，一切平等，無所不包，無所不容的，也是眾生人人本來具有的佛性，所以叫「體大」。

第二、相大：「相」，就是德相。我們自性裡本來具足無量無邊的功德妙相，而這一切功德妙相，都是由性體中顯發出來的，所以叫做「相大」。本性所具的功德妙相，是盡虛空、徧法界，就在眾生的一念心中，只要能徹底覺悟真如理體，功德妙相，當下就現前，這是顯示自性相大的意義。

第三、用大：「用」，就是妙用。我們的清淨本性，能生起一切世出世間妙用；而這個妙用，是無所不通，無所不達的，也就是稱性而起的大用。因為佛具足了萬德萬能的功德智慧，所以稱「大」；如果眾生能夠證自性中的體、相、用，也就可以稱作佛。但是眾生迷失了本性具有的三大，妄認地、水、

火、風，四大假合為身相，妄認六塵緣影為自心相，這就是眾生不能稱「大人」的緣故。既然不能稱大人，又怎麼能聽聞八大人覺經？我們應該知道，眾生雖然迷惑，但是本性中，本來具有的體、相、用三大永遠存在，從來沒有減少一絲一毫，不過就是終日糊裡糊塗，隨著境界流轉，暫時的迷失而已。

眾生與諸佛菩薩，只是迷惑與覺悟的差別而已。而佛所說的八項事理，就是要我們眾生各個都能覺悟，能夠覺悟，就是「自覺」。再依照本經裡面的八項道理，勸導一切眾生，使一切眾生都能覺悟，就是「覺他」。自覺和覺他都做到圓滿的時候，自然見性而證入佛的果位，這就可以稱為「大人」。如果各位同修們，對於本經所說的八項事理，也有所覺悟的話，諸位就有資格稱為「大人」；換句話說，如果我們想要成佛的話，非覺悟這八種法門不可。

但是，要覺悟這一切事理，必須先求得智慧；有智慧，才能提得起、放得下。求智慧一定要從聞、思、修著手。所謂「聞、思、修」三慧，就是我們聽聞佛法時，在內心思惟，然後腳踏實地的依教奉行，才能得到真正的智慧；對於佛法的道理，才能徹底的覺悟。

「經」字是通題。經也稱作「契經」，印度文稱作「修多羅」，翻譯成中國話，意思就是說「上契諸佛所證之理，下契眾生可度之機」。

下面介紹「人題」：

「人題」就是記載翻譯這部經的年代，和翻譯人以及他的身分等等。

佛教發源地在印度。釋迦牟尼佛是印度人，他以印度語言宣講佛法，經典當然是印度文字，如果要在中國普遍的流通，

必須要經過翻譯——把印度文翻成中文，才能在中國流通。本經是「後漢沙門安世高譯」。

「後漢」，是說明翻譯這部經的年代。後漢是中國朝代的名稱。我國漢朝，就是漢高祖劉邦所開創的天下。劉邦統領中國以後，代代相續，傳到一百一十二年的時候，王莽篡位，再經過十五年，劉秀起兵滅了王莽，恢復漢朝。因此，就把王莽篡位以前稱作「前漢」，前漢建都在西面的長安，又稱西漢。劉秀中興漢室以後，建都在東面的洛陽，稱為東漢，又稱「後漢」。而這一部《八大人覺經》就是後漢時候翻譯的。

「沙門」，是標示翻譯者的身分。翻譯人是一位出家的沙門，而不是居士。「沙門」是印度出家人的通稱，譯成中國話叫做「勤息」。「勤」是精勤、勇猛的意思；「息」是止惡的意思。合起來說，就是精勤修習佛法，滅除一切煩惱；也就是

勤修戒、定、慧三學，息滅貪、瞋、癡三毒的意思。

「安世高」是翻譯人的德號，姓「安」，名叫「清」，真實的姓名叫「安清」。這位法師，不是中國人，他是安息國人，以國為姓，是尊重他的人格，和他的國家，所以姓「安」。

安息國是在漢朝時代的稱呼，唐朝時叫波斯國，就是現在的伊朗。

安世高法師的出身不是普通人，他是安息國的王子。當父親做國王的時候，在宮廷中曾經讀過很多書籍，沒有出家以前，對世間學問——天文、地理、術數，都有相當深的修養。在他讀書的時候，曾經讀過一部佛經，受了很大的感動，又有宿世的善根，所以很想出家。但是他是個孝子，父親生病的時候，因為侍奉父親，就暫時把出家的念頭丟開，一方面侍奉父王，一方面協理國家政治；等到他父王去世後，王子應當繼承王

位，並且還要守孝三年。在這段期間，感覺到世間的無常，更增加安世高出家的決心。所以等到三年守孝期滿，就將王位讓給叔父，而出家修道。

出家以後，研究佛法，博通三藏；同時，還通達好多國家的語言。根據傳記記載，天空飛的鳥類所叫的音聲，他也能夠聽懂。有一次，他和一位同學，在路上行走，聽到空中飛鳥的叫聲，立刻對他的同學說：「剛才從我們頭頂上飛過去的鳥告訴我們，馬上會有人送飯來給我們吃。」這位同學聽了，以為他是開玩笑，並沒有把他講的話放在心裡，走了沒有多久，果然有人送飯來給他們吃，這才使那位同學相信，他的確能聽懂飛鳥的語言。

後來安世高法師，發願要把佛法傳播到中國，就在我國後漢桓帝建和元年（民國前一七六五年即西曆一四七年）來到中

國洛陽城。從那時開始，一直到後漢靈帝建寧年間，圓寂於會稽，就是現在的浙江。在中國二十多年，他常遊化於江浙淮一帶，從事翻譯經典的工作，他所翻譯的經典有二十九部，共計一百七十六卷，而本經也是其中的一部。

「譯」是翻譯。在這裡就是將印度的梵文譯成我們中國的文字。

在還沒有正式開始講經文以前，先簡略的介紹關於這一部經的結構。依照我們晉朝道安法師講經的規矩，把每部經分為三大部分，就是序分、正宗分、流通分。

第一、序分：是敘述發起講這一部經的因緣。

第二、正宗分：是真正顯示這部經的宗旨要義，最精粹的部分。

第三、流通分：是說明如何能使一部經能流傳後世，通達

十方。

現在我們所要學習的這部《八大人覺經》，與普通所講的經典稍微有點不同。大部分的經典，開頭都有「如是我聞」，最後以「信受奉行」來做結束。而本經前面既沒有「如是我聞」，後面又沒有「信受奉行」，表面上看起來，好像不完備，但實際上也具備三分。開始的幾句經文：「為佛弟子，常於晝夜，至心誦念，八大人覺。」就是序分，因為這是本經的總標。從「第一覺悟到第八覺悟」，是這部經的正宗分，也是本經的重點。最後「如此八事……到常住快樂」，是本經的流通分。

為佛弟子。常於晝夜。至心誦念。八大人覺。

「為佛弟子」的「為」，用白話來說，是「做」的意思。「佛」是指「釋迦牟尼佛」。「弟子」兩個字，指凡是歸依三

實，修學佛法，無論在家、出家，都稱為佛弟子。所謂「為佛弟子」就是說，做為一個釋迦牟尼佛的弟子。佛有四眾弟子，也可以說是二眾弟子，這一句經文，進一步講，是無論在家或者出家學佛的弟子。

只要是佛弟子應該「常於晝夜」：「常」是恆常不斷的意義；「晝夜」的「晝」是白天，「夜」是晚上。一晝夜二十四小時，印度當時分為六個時辰，一個時辰等於現在的四個小時。此即印度所謂的晝三時、夜三時，晝夜六時的分法。

「至心誦念」的「至心」，就是至誠心。依佛法來說，對於修學佛法要發恆常心，至誠懇切，恆常不斷的修行，才能得到真實的法益。「誦」是口誦，離開經本，能夠一字一句不含糊的背出來叫「背誦」。「念」，普通說口念，比如念佛、念經，都是用口念。但是這裡的「誦念」，重在心念，就是內心

要時時刻刻，念念不忘的信受奉行。

如果我們每個佛弟子，能夠發起真誠恭敬心來學習「八大人覺」，和修持佛菩薩大人所覺悟的八條事理，我們也就可以稱為「大人」。

第一覺悟。世間無常。國土危脆。四大苦空。五陰無我。生滅變異。虛偽無主。心是惡源。形爲罪藪。如是觀察。漸離生死。

前面已經把經題、人題、和序分的經文介紹過了。現在要入正宗分的經文，在此再把序分大概的意思做個交代。序分所講的是要我們學佛的弟子們，在二六時中，以最至誠、懇切、恭敬，而沒有一絲一毫虛偽的心理，對佛法信受奉行，也就是信守佛菩薩大人所覺悟的八條道理。

這一段經文，在科判中叫做「無常無我覺」。能夠覺悟到宇宙人生的一切法，不論是有為法、無為法，都是無我的；也就是不能獨立存在的。心中的想法、行為的造作，都是屬於無常而又變異不定的，所以叫「無常無我覺」。

第一覺悟所講的道理很微細、深刻而又徹底，是啓示我們要覺悟世間的一切是無常的、苦空、不淨而又無我的。這是佛菩薩大人用四念處的道理，勸導我們應該趣向於出世間——常、樂、我、淨的境界。

「四念處」就是觀身不淨、觀受是苦、觀心無常、觀法無我。四念處就是第一條所要覺悟的道理。因此，必須先知道這四種觀行是對治四種顛倒的方法，也是入道初步下手的方法。能依四念處觀察修行，就能得到常、樂、我、淨——佛的境界。所以這是修學佛法首先要覺悟的法門。

現在分句來解釋。

「第一覺悟」：這個法門，在本經八種法門當中排在第一；也是諸佛菩薩大人所覺悟的第一條道理。「覺」是覺醒；「悟」是了悟。所謂「覺悟」，就是以理智觀察宇宙人生的真理，對於宇宙人生的真理，得到正確而圓滿的了解，就是覺悟的意思。

「世間無常。國土危脆」：這兩句經文是觀心無常的無常觀。「世」就是三世——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遷流不停的意思。「間」是指十方，間隔的意思。在每一個三世，各有十方；每個十方世間，也各有三世。「世間」是對豎與橫說的。佛經有云：「豎窮三際，橫徧十方。」橫豎交羅，互相組織而成，就叫「世間」。現在所說的世間，也可以說是我們依止地球生活的世間。

依佛法來說，世間有三種：

第一、有情世間：就是指六道眾生，生活在大地上的一切動物類。因為這些動物類都有情識，所以稱「有情世間」。

第二、器世間：就是我們所依止的國土，大自然界一切環境。因為大自然界是運載人類，供給人類使用的，使人類得以守住的器具，所以稱「器世間」。

第三、知正覺世間：就是諸佛菩薩，出世聖人的境界。以佛法來說，不論有情世界還是器世界，都屬於夢幻泡影，演變幻化無常，很不實在的。世間無常的「常」，是常住的意思。假定說，一種東西今天是這樣，明天也是這樣，永遠不變化，才叫做「常」。譬如說佛法，在三千年前，佛所說的道理是這樣的，至今還是這樣的，一絲一毫也未改變，所以叫做「常法」。

「無常」就是說沒有一樣東西，不是時時刻刻在遷流變化的。以我們生命體來說，也是時時刻刻，剎那不停的產生變化——早晨的生命，絕不是現在的生命。不過這種變化，在我們凡夫來看，是不容易發現。如果人沒有變遷的話，為什麼會有年輕與年老呢？只是我們看不到時光的遷流而已。

人的一生太快了。如果說，人生幾十年在感覺上還是蠻長的，但是仔細的算起來，只有短短的兩萬五千多天，實在太短了！有句俗話說：「人生七十古來稀。」我們可以用平均七十歲來乘一下。經上說：「人的生命就在呼吸之間。」這句話，佛說的一點也不錯，人的生命實在太短暫！有的好朋友或者親戚，幾天不見，突然間聽說死了！人的生命，就在呼吸間；如果只呼不吸，或者只吸不呼，生命即刻不能存在，這也是無常的證明。

佛在經典中開示我們說：「眾生的生命體，從出生乃至死亡，在這個過程當中，不止息的演化，而不能永遠存在於世間。」這是說有情世界的無常。有情世界的生命體是如此，自然界一切森羅萬象，當然也是如此，沒有所謂不變的東西存在。而無情的器世界也有壞滅的一天。佛告訴我們：「無情的器世界也有成住壞空，在成住壞空的過程中，不停的變化。」大智度論說：「一切有為的無常，是在剎那生滅不停，因緣和合就生，因緣離散就滅，世間是緣生法，緣生法沒有常住不變的。」所以說，不管是有情世界以及器世界，都是無常的。

「國土危脆」：「國」就是國界；「土」就是土地。就是依報環境，指一切眾生所依住的處所，也是剛才說過的器世間。「危」就是危險不安；「脆」就是脆弱不堅固。廣大的器世間，既然有成住壞空，所以在這廣大器世間中，所安立的國土

，當然也是脆弱不堅固的。「危脆」的「脆」，說明白一點，就像玻璃一樣脆弱而不堅固，永遠不能常住不滅。

就拿我們所居住的國土來說，自有地球國土到現在，已經變了多少遍！拿最淺顯的例子來說，台灣常有地震，本來是一條平坦的大道，由於地震，變成四分五裂；甚至於土地陷下去，成為一個大窟窿、大斷層，這就是國土危脆的證明。我們中國有句話，更可以證明「國土危脆」的道理，那就是「滄海變桑田」。原來是深不可測的大海，每天由於風浪捲泥沙，經年累月的積聚，經過一段時期，就變成桑田；又本來是一塊肥沃的桑田，由於山洪暴發，特殊變化，而成為滄海。台灣在民國四十八年，發生過一次八七水災，就是這個情形，把良田變成滄海。由以上所說，我們可以證明，世間的確無常，國土的確是脆弱而不堅固。

世間所謂「千年房屋，萬載樹木」，雖然是稀有，但在佛法來說，這一切萬事萬物，無不是成、住、壞、空四相輪迴，沒有一法是常住不壞的，當體就是「如幻如化」。就如水中月、空中花，都是幻化無常，危脆而不安穩的。

我們更應該知道，佛法為什麼特別說明「世間無常，國土危脆」的道理？就是為了破除眾生妄執「常」的心理——就是天長地久的觀念。一個人有常住的觀念，就會貪求沒有止境，希望世間所有的東西，都歸我一人所有。你如此，我也如此，大家都如此，世界就難免發生戰爭，當下就造種種有漏的業因，而受生死輪迴的果報。如果我們能依照佛法所說的，了解「生命的無常，就在呼吸之間」，一切萬法，都是暫時存在而已，就不會被世間上的名聞利養所誘惑，而盲目的追求，造種種有漏的善惡業，受生死的果報，當下覺悟就能得到自在解脫。

以上是說明「無常觀」的道理。下面一句是說明「苦空觀」。

「四大苦空」：這一句是專講「苦空觀」的。因為這四大常在矛盾、衝突、開闔中不停止的演變。所以眾生才有生、老、病、死的大苦。既然知道身為眾苦的根本，就應該覺悟，不要再被身相所困，不要再執著身體是實有，而生起種種苦惱，能夠這樣的修觀，名為「苦空觀」。

現在先把四大的意義介紹一下：

第一、地大：就是物質的堅固性。凡是屬於堅固性的，譬如人身體中的毛髮、筋骨、指甲、牙齒都屬於地大。

第二、水大：就是物質的潤濕性。人身體中的膿、血、涎（唾）沫、口水，都是屬於水大。

第三、火大：就是物質的煖性。人身體中的溫度和煖氣，

都是屬於火大。

第四、風大：就是物質的動性。人身體中的呼吸以及轉流，就是屬於風大。

無論有情世間、器世間，都是由這四大因素交互組合而成的。但是，此地是專指有情世間說的。假如因為冷、熱、燥、濕、風、雨、寒、暑的變化，在彼此間發生矛盾衝突而不調合的時候，必然就會產生種種毛病。平常我們說四大不調，乃至於死亡。所以佛告訴我們，四大組合的生命體，如果有一天不調合就會生病；假定四大中，有一大不合作，人就會死亡。

我們學佛的人，如果能用智慧觀察這身體是痛苦的根本，而且是虛妄而不實在的，對任何事也就不會太過分執著與計較。這是我們學習佛法必須覺悟的。

「五陰無我。生滅變異。虛偽無主」：這三句是專講「無

我觀」的道理。

「五陰」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；有的地方翻譯為五蘊。「陰」是蓋覆的意思。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這五種陰影，能蓋覆我們清淨本性，所以稱為「五陰」。

上面所說的「四大」，專就生命方面講的。但是，我們一個完整的生命體，不但有血有肉，而且還有精神方面的。簡單的說，有情的生命體，是由兩大要素組合而成的：一種是精神，就是佛法所說的「心」；再一種是物質，就是佛法中所說的「色」。這裡說的「五陰」，就已經包括精神和物質兩方面。

第一、色陰：指五根接觸五塵所起的一切現象。「色」是指色法。

第二、受陰：就是領受、接納外界一切環境的心理作用。

第三、想陰：就是想像。取著外界所映入的印象，因而生

起的思量分別的心理作用。

第四、行陰：就是遷流不停的意思。這是說明我們的心理作用，在想事理的時候，不是想想就了事，而是想了又想，由想念而起分別，念念生滅遷流，造作不停。

第五、識陰：有了別的意思。這個「識」就是我們來先去後主人翁的第八識。

後面四種屬於精神方面。我們的生命體，是四大和五陰和合而成的，並不是實在的東西。

「無我」：「我」這個字，是個體和主宰的意思。自己能作主，而不受外界任何環境所動搖，叫做主宰。

何謂「五陰無我。生滅變異。虛偽無主」？就是說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五陰的本身，根本沒有能主宰的「我」和「我所」一切環境。因為我們的生命體，只是心、色相依和合而成

的，時時刻刻在遷流變化，轉異不停，虛偽而不真實。

生命體是五陰組合的，所以說它「無我」，就是因為在五陰之中，找不出一個真我。如果說這個身體是我，但是身體是屬於色法，是由四大和合所成的；四大之中，任何一大也沒有真正的我。假如說，四大都是我，那豈不是有四個我？事實上，「我」只能有一個，而不能有四個，這就證明色陰不是我；色陰既然不是我，那麼能看、能聽、能嗅、能嚐、能觸、能知的六根，是不是我呢？如果說能看的眼根是「我」，其餘的五根也應該是我才對，這樣就變成六個我。但是我們應該知道，真正能主宰的「我」，只有一個，絕對不是六個。所以不應該妄認六根是我。這麼說起來，在見聞覺知當中，亦找不出一個真正的自我，既然知道我們的身體是四大和五蘊的假合，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仍然找不出一個真「我」。所以在五陰之中，「

我」了不可得，因此，經上說「五陰無我」。

我們這個生命體，在一般不了解佛法的人，都把它看成是一個有主宰、有支配力的自我，稱自己就是我。依佛法來說，是絕對錯誤的。

「生滅變異。虛偽無主」：五陰假合的生命體，沒有實在的自我，本經用「生滅變異，虛偽無主」兩句來解釋。反過來講，四大、五陰所成的身體，為什麼說無我呢？就是因為「生滅變異，虛偽無主」的緣故。

「生滅」兩個字，就是念念遷流不停。「變異」就是變化的意思。能夠稱為「我」，必須永恆不變才對。但是五陰和合的生命體，隨因緣的生滅而生滅，根本就是變化不實的，那裡有一個我呢！凡是萬事萬物有生滅，必然就有變異和毀滅的時候。我們這個無常變幻的身體，看起來雖然很少變化，但是仔

細觀察，是念念遷流不住，剎那剎那生滅變化。昨天的生命，不是今天的生命；今天的生命，不是明天的生命。因為前後有著生滅變異，故有差別不同。現在的醫學家也說，人身體中的細胞生滅不止，經過七年的時間，生命體的細胞便全部更換一次。這也就是有情的生命體，剎那生滅變異的證明。

「虛偽無主」的「虛偽」，是虛妄而不真實的意思。這一句就是說明五陰假合的生命體，是虛妄而不真實，在告訴我們生命不能自主。我們應該知道，所謂「自主」，就是自己能夠做得了主，能夠支配一切，不受任何外力所動，才能說自主。比如說：老、病、死，是人人都願意的事情，但是，不要老還是會老；不要病、不要死，還是會病、會死，絕對不能隨心所欲。可見得我們對生命不能做主，所以說，五陰是虛假而不能自主。

「心是惡源。形爲罪藪」：這兩句是說不淨觀的道理。「心是惡源」：是說第六意識心好像水之本源，也是說第六識是萬惡之源。惡緣雖然多，但是都因為貪瞋癡三毒煩惱所引起的。我們假若造五逆十惡一定趣向三惡道，無論是三善道或三惡道，都是這個意識心造出來的。然而，眾生迷惑，只取著妄想、分別、緣慮爲心，不知道這顆心，是生起罪惡的本源，並非是我們的真心——它是一個染污不淨的妄識心。

「形爲罪藪」：「形」是身形，心住在裡面，身形是外殼。眾生妄認四大爲身，所以造惡作惡，都是從妄心、假身所造出來的。簡單的說，身形就是聚集一切罪惡的處所。因為這個身體作惡多端，所以說它不淨。雖然說「心」是一切罪惡的導演者，但是，真正造成各種罪惡的工具，還要依賴這個身相。舉例來說，心裡想殺人，只不過心裡在想而已，縱然我們想了

很久，也造不成殺人的罪惡，因為並沒有把人真正的殺死；必定要運用雙手拿刀，透過身形的活動，才能確實把一個人殺死，這才構成殺人的罪惡。以此類推，造作所有一切罪惡的工具，都是心的推想，加上身形的活動而造成的。我們這個身心，是集合一切罪惡的大本營，一切罪惡如果沒有這個有漏的身心，任何罪惡都不可能造成的。所以說「心是惡源。形為罪藪」。

我們要曉得，身心就是指身、口、意三業。眾生的三業，能通於惡，也能通於善。如果我們依善法去修行，就生三善道，乃至於成佛果位；如果依染污不淨的惡法去造作，就墮三惡道，受無量痛苦。這善惡兩條路，由我們學佛的人自己選擇。

「如是觀察。漸離生死」：「如是」是指上面的道理。我們做為一個佛弟子，如果能夠依照上面所說的無常、苦空、無

我、不淨四種觀，細細的去諦觀、審察，就可以得到真正的受用，體會到宇宙人生是幻化、虛偽、不實的；是苦空、無常、無我的。因此，就應該依教修行，漸漸遠離生死，而得到解脫自在。

這一條道理，是要我們了解身心世界都是無常、無我、苦空、不淨的。必須放下一切，對一切事理不執著，而依本經的四種觀去實地修行，就能斷煩惱，了生死。

第二覺知。多欲爲苦。生死疲勞。從貪欲起。少欲無爲。身心自在。

這一條是「常修少欲覺」。這個法門是從上面「無常無我覺」延續而來的。既然已經知道宇宙人生是幻化不實的，對於身心世界，也就不必過分貪求，才能遠離四顛倒的現實世界，而達到常、樂、我、淨理想的境界。因此，修無常、無我法門

之後，還要繼續常修少欲的法門。

「多欲爲苦」的「多欲」，指所求的欲望愈多也就愈痛苦；就是說，世間人的希求、欲望是貪得無厭的。眾生所追求的欲望境界雖然很多，但是最主要的不出五種——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——五欲。

第一、財欲：就是指世間一切金銀財寶。除養身之外的錢財，其他的也是愈多愈好。世間無論男女老幼，對於金銀財寶，都會生起貪著、迷戀不捨的心理，所以叫做財欲。

第二、色欲：色是色法，是指男女之色，以及世間一切寶物、華屋、美服等種種美好的東西都屬於色法。對於這些東西，世人都很貪求，對於自己所喜歡的更是貪求不捨。眾生所以不能了生死、出三界，都是為色欲所迷的緣故。所以說，對色欲不能過分貪著。

第三、名欲：除了貪色和貪愛財富以外，又喜歡貪求名譽、地位。更有一種人，認為名譽可以光宗耀祖，顯親榮己，因此，貪求沒有止息，所以叫做名欲。

第四、食欲：就是貪著種種飲食——山珍海味，甚至於貪食美味佳餚而殘殺生命，所以叫飲食欲。

第五、睡眠欲：就是整天情識昏昧，昏睡如泥。像這種貪睡眠的，叫睡眠欲。

這一句「多欲為苦」，意思是說：眾生從無始劫以來，對以上所說的五欲貪求無厭，為了滿足物欲的渴求，為了自己的喜愛，就對物欲生起無限的追求，永無止境；得到這個，又想那個；得一千，又想一萬，殊不知欲望多，其苦惱也多！因為在求取滿足欲望的過程中，不一定能稱心如意，一旦遭到阻礙，而求不到的時候，就會產生種種的苦惱。所以說「多欲為苦」。

」。

「生死疲勞。從貪欲起」：這是說，由貪欲而感受到無窮盡的痛苦。這些痛苦，都是由於追求五欲而造種種罪業，使我們在生死苦海中，生生死死，相繼不斷的奔波，沒有停止過。眾生所以會在生死道上疲勞奔波，簡單的說，就是由於貪求五欲而來的。佛在經典上也曾經告訴我們說：「貪欲為生死的根本。」貪欲就是使我們眾生有生死疲勞的原因，如果我們要想了生死，一定要遠離貪欲，無作無為。在生活的環境上，隨遇而安，不要貪得無厭，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脫自在。

「少欲無爲。身心自在」：這是教導我們對治多欲的方法。「少欲」就是對世間的五欲之樂，不要過多的追求，最好不再去追求。「無為」就是無作無為的意思。這是自然的道理，拿六塵與六根來說，既然不貪著六塵，六根自然脫離六塵，遠

離六塵，所以自然有「無為」之樂，沒有苦惱。再簡單的說，「少欲」就是外無所貪；「無為」就是內無所求。內外既然都不貪求，無所作為，自然得到逍遙自在，再也不會被五欲牽扯在生死苦海裡。

「身心自在」是說自在之樂。身能進退沒有障礙，叫身自在；心能離開煩惱的繫縛，叫心自在。也就是說，能離開生、老、病、死叫身自在；如果能除掉生、住、異、滅就是心自在。

經裡面說：「少欲之人，則無諂曲以求人意，亦復不為諸根所牽。行少欲者，心則坦然，無所憂畏；觸事有餘，常無不足。有少欲者，則有涅槃。」少欲既能生諸功德，無欲更能受無盡利益。簡單的說，九法界眾生都是有作有為，唯有佛一人，才是無所作無所為，才能稱得上真正的解脫自在。

第三覺知。心無厭足。惟得多求。增長罪惡。菩薩不爾。常念知足。安貧守道。惟慧是業。

這一條是「知足守道覺」。佛說過常修少欲的法門之後，再繼續宣講「知足守道」的道理。因為貪欲的心沒有厭足，必然就有痛苦，而受生死輪迴的果報。因此，要我們覺悟「貪欲是生死的根本」，而修學「知足守道」的法門，以對治貪欲的增長。這個法門所要覺悟的，不外乎知足與不知足的差別。前三句是指凡夫不知滿足；後四句是指菩薩能知足。

「心無厭足」的「心」，是指一般凡夫欲望的心理；也就是說，貪欲沒有止境，必然造作無量無邊的罪惡。有了罪業，一定要受生死輪迴的痛苦。所以一心貪求無厭，那只有走上罪惡的途徑，種下地獄的種子。

「惟得多求」：我們應該知道，貪求無厭是眾生受苦的根

本。眾生誤認緣慮心為自己的真心，把苦當作快樂，好像秋天的飛蛾，盲目的向燈火飛撲，從苦入苦而不自知，顛倒之至！眾生多求不止，增長罪惡，貪求之心，好像大海一樣沒有邊際。所以「心無厭足，惟得多求」的人，後果是使自己陷在罪惡的深淵裡，愈陷愈深，永遠不能自拔。

「增長罪惡」：世間的貧窮和富貴，雖然在物質上有好壞的差別，但是富有的人，也只能吃一分，住一分，其餘的就沒有辦法消受。可是人的欲望就是沒有止境，才會造成種種罪業，到臨命終時，生前辛辛苦苦所求的一切，一點兒也帶不去，只有所造的罪業，非常堅固的藏在八識田中，由業力牽引，受生死的果報。所以佛法有句話說：「萬般帶不去，唯有業隨身。」這是多麼可怕的事情，我們學佛的人應該要謹慎。

以上說明眾生不知足的過患，諸位對於這些過患，要時時

警惕，不要受它的害，我們應該學習菩薩的行業，以菩薩的行業做榜樣來修學。

「菩薩不爾。常念知足。安貧守道。惟慧是業」這就是菩薩的行業。

「菩薩不爾」：「菩薩」就是覺悟的有情眾生。凡是上求佛道，下化眾生，能發菩提心而行菩薩行的人，就稱為菩薩。這裡說，發心的菩薩，不像貪得無厭的凡夫。因為菩薩是以利他為宗旨，而時常要以自己所有的布施給別人；對於世間一切東西，視為身外之物，根本就不看重，當然不會去多求而造罪業，所以菩薩也就不會像凡夫那樣的增長一切罪惡。

「常念知足」：菩薩對於現前的生活，常常思念知足；縱然過著淡泊的生活，感到非常滿足。遺教經說：「不知足的人，雖然很富有，而仍然以為貧；知道滿足的人，雖然很貧窮

，而以為是很富有。知足的人雖然睡在地上，也是非常安樂；不知足的人，雖處天堂，還是感到不稱意。」這就是菩薩和凡夫不同的道理。

「安貧守道」：一個行菩薩道的人，絕對沒有貪欲，而且在貧窮困苦中過生活，也絕不怨天尤人，不因為貧窮而妨礙自己的修道，甚至於愈在困苦中，愈是守道清淨，真正能做到「人窮志不窮」，這才是真正的安貧守道，人格不窮，就非常的高尚而富有。在人生的旅途上，能安於貧窮而不為貧窮所困，確實是難能可貴的。孔子的弟子顏回，就是一個好榜樣。顏回雖然住在最簡陋的小巷子，一簞食、一瓢飲，別人看見，感覺他太苦了，但是顏回卻感覺很快樂。因為他內心充實、滿足，一心向道。所以他的生活過得很有樂趣，這才是真正的富有。佛法說：「有道德，有智慧，才是無價之寶；道不窮，才是真

正的不窮。」這一切都是知足的利益，值得我們效法。

「惟慧是業」：常念知足的菩薩，為求取無上清淨的智慧，和度化一切眾生的事業，他能於淡泊中，過著清貧的生活，依靠「智慧」修習一切道業。「智慧」對於一個學佛的人的確很重要。無論在斷煩惱、證菩提的過程中，自利利他的道路上，只要有智慧作先導，絕對沒有阻礙，可以勇往前進。有了智慧，對於事理能夠獲得正確的認識，就是化導眾生，也能做到圓滿與成功，同時更能夠破除無始劫以來深厚的煩惱習氣。由此可見，不論自證化他，都需要智慧才能做到究竟圓滿的功德。若具足圓滿的功德，就叫做「大富有」；如果不具備功德，就是「貧困」。

歸納起來說：對於身外之物追求無厭的人，是會增長無邊罪惡的，受生死輪迴的果報。菩薩常念知足，具足一切功德，

遵守清淨的佛道，所求的是智慧德業，所作的是度眾生的事業。我們修學佛法的人，不應該和不懂佛法的人一樣，只求物質的享受，而應該求取道業法財——永不散失的信、進、戒、慚愧、聞、捨、定慧七聖財，才是真正的大富翁。

第四覺知。懈怠墮落。常行精進。破煩惱惡。摧伏四魔。出陰界獄。

這個法門叫做「常行精進覺」。這個法門最主要的，就是講懈怠與精進的得失。開頭第一句是說明懈怠的過患，下面四句是說明精進的利益。前面我們說過行菩薩道的人，既然是以求智慧和度化眾生為事業，菩薩的慧業絕不是僥倖得來的，是需要從精進不懈中求來的。所以如要驅除懈怠，一定要實行精進求得智慧。

「懈怠墮落」：「懈」是一個人身體頹廢鬆懈；「怠」是

精神懶散而不能集中。「墮落」就是從上往下落，而不向上的意思。這是說，學佛的人，如果時常身體頹廢，精神放逸而不集中，必然就會墮落，想要再上進是很難的事。對於上求下化的功德，自利利他的事業，自然完全失去興趣，不想精進。甚至於對一切有益眾生的事情都不去做，這是一切惡道的根本，也是懈怠的過失。

「懈怠」是二十隨煩惱中的八大隨煩惱之一，它的特徵，就是精神不振，意志消沉，昏昏沉沉毫無進取心和責任心，整天非吃即睡，甚至於虛度一生的光陰。我們眾生有這種煩惱，是從身見生起的，因為太愛惜自己的身體，細說也就是我見過重。所以稍微勞動，就怕辛苦，唯恐損壞身體。例如我們學佛的人，參禪怕腿痛，學教怕傷腦筋，念佛怕口乾，這些都是由身見而生起的煩惱，障礙我們精進修道。所以懈怠的人，絕不

能成辦大事。經上說：「懈怠是一切行門的累贅，在家人如果懈怠，連衣食都不能供給，事業更不必說；出家人如果懈怠，就不能出離生死之苦。」由這裡可以知道，懈怠的過失，也就是墮落三途的業因。總而言之，一個人如果懈怠、放逸的話，無論是士、農、工、商，都不可能有所成就。舉個最淺顯的例子來說，世間很多是因為懈怠淪落為乞丐的，也有富貴的人，因為懈怠而變成貧乏的人。這都是因為懈怠墮落而造成的。學佛的人，那更不能懈怠，必須覺悟懈怠的過患，應該時刻注意自己的行為，如果有懈怠的壞習氣，要約束自己改正，遠離懈怠，才不妨礙我們的進修。用什麼方法來對治懈怠呢？

「常行精進」：純一不雜叫精；勤而不退叫進。對於一切善法，能夠勇猛不退，精進不息，努力去做，叫做「常行精進」。「精進」就是對治懈怠最好的方法。我們對於修學佛法或

者是對一切善事，必須提起精神，立定腳根，有百折不回的毅力，才能圓滿成功。俗話說：「有志者，事竟成。」所以必須常行精進。精進最主要的就是要「專」、要「純」。比如說，對於自己所修的法門，要專一而不可複雜。修淨土法門就一門深入，如果三心二意，一下子修淨土，一下子修禪宗，那決定不可能有成就的。我們應當知道，如來所說的三藏十二部分教，雖然有八萬四千法門之多，無非是應機施教，門門都可以達到清涼地。原則上，還是必須「精」進，才能得到利益。經上說：「方便有多門，歸元無二路。」總而言之，對於自己所修的法門，一定要專一，並且要精進而不懈怠，才可以稱得上常行精進。如果一曝十寒，那是不可能有所成就的。

精進是六度裡面的一條，菩薩修習一切梵行，成就道業，或者是教化眾生的事業，都是以精進的力量推動，而完成使命。

。然而精進的可貴，就是要有恆常心。古大德說：「勇猛心易發，恆常心難持。」由此可知，雖然精進，更重要的是恆常心。任何事業，只要有恆常心，不斷的精進努力去做，沒有不成功的。遺教經說：「譬如小小水長流，則能穿石。」這就是說，水滴雖小，如果不斷的流，也能把堅硬的石頭穿通。又所謂：「天下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。」只要我們發心，一直往前去做，世出世間的一切事業，都能成就。不過佛法所說的精進，是專指努力修善方面所說的，不能用於作惡。假定用於作惡方面，而且日夜不斷的去實行惡法，不但善法不能精進，反而增長惡法，最後一定墮入三途。諸位要了解這一點，我們能明白對善法精進的道理以後，就得發起精進心，努力向善的方面去做，不論環境上有多大壓力，不管前途有多少障礙，一定要奮勇直前，不達到目的絕不停止，這完全是精進的力量，有了精

進的力量，才能斷煩惱、出三界、了生死。

「破煩惱惡」：「煩惱」的「煩」是昏擾，「惱」是擾亂。煩惱都是由於貪、瞋、癡三毒的擾亂，擾亂身心不得安定，凡是逼迫身心痛苦的，都叫做煩惱。依佛法來說，眾生的煩惱有八萬四千之多，而大乘唯識學說有六種根本煩惱，和二十隨煩惱，而且從貪、瞋、癡三毒煩惱可以開展出來無量無邊的煩惱。煩惱在有情眾生身心中，屬於潛在的惡勢力，時常擾亂我們的身心，它能誘惑我們造種種的惡業。所以世間許多的罪惡，都是由於身心煩惱加上外界的誘惑、擾亂，在昏沉迷惑的情沉下造成的。如果我們要得到身心清淨，不造一切罪惡，唯有常行精進，來打破煩惱，煩惱一天不破，就一天不能覺悟。但是，我們從無始劫以來，煩惱就跟隨著我們，煩惱的惡勢力極為深厚，若沒有大勇猛的精進力量，是不可能撲滅的，能摧毀

煩惱，身心才能得到自在，才能了知煩惱會殺害我們的法身慧命，使我們沉淪三界六道不能出離。我們修學佛法，運用智慧光明和精進的力量，破除一切煩惱的惡法。因為智慧的光明，能照破黑暗的煩惱。維摩詰經說：「以智慧劍，破煩惱賊。」所以說破煩惱惡必須要有智慧。

「摧伏四魔。出陰界獄」：「魔」梵語叫「魔羅」，翻譯中文叫「殺者」，又名「奪命」。它能損害善法，殺奪眾生慧命。智度論說：「奪慧命，壞道法，傷功德善本，常行放逸而害自身，是名為『魔』」。依佛法來說，魔有四種：

第一、「煩惱魔」：就是貪欲等煩惱，能擾害我們身心不得安定。修行人最主要的是身心安定，有了煩惱就不能自主，它會引誘我們的心向外奔馳，使我們對正法懶惰懈怠，不能如法修行，所以叫煩惱魔。

第二、「五陰魔」：就是組織生命的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五種陰魔。通常我們叫做五蘊，就是我們身心生命體的要素，這個生命身體，本來是我們修學的最好工具，但是，因為我們不會好好的運用，不但不能使善業增進，反而成為製造罪惡的工具。因為眾生日夜貪求五欲的享受，因此，障礙我們修行正道，所以稱為五陰魔。

第三、「死魔」：就是無常魔，它能斷人命根。我們發心學佛，希望一生成就，但是剛剛修學上軌道的時候，無常來臨，使我們道業未成，已經斷送命根。實在是修行人極大的魔障！譬如說，一個人死了以後，能夠再換一個新面目來到世間，就算生在人道，是否還能聞到佛法？誰也沒有把握。由此可知，死魔真是修行人最大的障礙，而唯一對治的辦法，就是勇猛精進不懈怠。就像佛陀開示我們，掌握今生，在這一生成就了

生死大事，自己的生死自己主宰，就能得真正的大自在。

第四、「天魔」：就是欲界大自在天的魔王，他能破壞我們的善法。三界內眾生如果信了邪魔外道，就是魔王的眷屬，魔王就生生世世牽著我們的鼻子走。發心修學佛法的人，當我們修持有了相當的成就，即將了生死的時候，天魔必定就來擾亂，使我們不能精進修行道業，這就是天魔。

「出陰界獄」的「陰」，就是五陰，前面已經說過。「界」就是十八界，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——六根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是屬於六塵，六識也是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。合起來就是十八界。「界」是界別、界限。因為諸法，法性各有差別，各個不同。比如眼睛只能看不能聽；耳朵只能聽不能看……，六根各有所司，各不相涉。色塵只是色，絕不干涉聲塵；聲塵就是聲，也絕不干涉色塵。人們從早到晚，從

生到死，一舉一動，沒有一時一刻不在五陰十八界裡面生活的。它們動作的善惡，可以使人升沉，它們動作的結果，可以帶給人們苦和樂；人們生死輪迴，輾轉六道，都是五陰十八界在背後操縱。所以這個陰界好像牢獄，菩薩努力精進，破煩惱惡，摧伏四魔，然後出離這個陰界牢獄之苦。

修行人經常有這四種魔的擾亂，一定要把它摧毀降伏，才能解脫自在。所以要以最大的努力，勇猛精進力才能破煩惱惡，摧伏四魔，斷諸塵累，出陰界的牢獄，才能了生脫死，解脫自在。

如果懈怠而不努力用功，是會墮落的。所以修學佛法的人，必須不斷的精進，唯有以精進才能對治懈怠，才能破除種種煩惱惡法，摧伏一切魔障，出三界，了脫生死。

第五覺悟。愚癡生死。菩薩常念。廣學多聞。增長智慧

。成就辯才。教化一切。悉以大樂。

首先我們要了解一下，本經所說的諸佛菩薩大人，所覺悟的八種事理當中，從第一條到第四條所覺悟的道理，可以說是偏重於自利方面；從第五條到第八條的四種覺悟，可以說偏重於利他方面。無論大、小乘佛法所說的自利或者利他，實際上是分不開的。因為小乘的自利中，也含有利他的道理在內；而大乘的利他，也必須先自利而後利他。所以說，自利利他是分不開的。

現在解釋「多聞智慧覺」：這個法門所要覺悟的，是講有關於眾生生死的根本和來源。眾生與佛是沒有分別的，眾生之所以為眾生，就是有生生死死的業報現象。佛經講：「無明為父，貪愛為母。」因為有這種愚癡的業因，所以才受生死流轉的痛苦。

「愚癡生死」：所謂「愚癡」，就是無明，就是不了解諸法的真實道理，因而妄想執著世間一切都是實有的。於是迷昧因果，而不知有情世間和器世間，都是由業力所感召的，是眾緣和合所生的，人生因而迷惑不覺悟，所以說無明。如果把「愚癡」兩個字分開來解釋，愚——就是闇昧無知；癡——就是不辨是非道理。由於事理認識不清，愚癡闇昧造作惡業的因，而感受生死的果報；所以輪迴六道，生生死死，曠劫輪迴永不休止，永遠得不到解脫。所以說「愚癡生死」。

「菩薩常念。廣學多聞。增長智慧」：「廣學多聞」是對學問要多學多求，包括世間法在內，凡是世出世間一切善法，都要博學多聞。

這裡所說的「博學多聞」，完全指修學佛法說的。菩薩知道眾生生死苦海中流轉，是由於愚癡無明而來，如要跳出生

死的苦海，唯一的辦法就是破除無明黑暗。要破無明最主要的工具，就是要有智慧。「智」是有選擇判斷的能力；「慧」是有判別善惡邪正的功用。能夠通達世間一切事理叫做智慧。智慧能度愚癡，智慧好比光明，愚癡好比黑暗，黑暗與光明絕對不能共存的。所以菩薩就常常思念，要怎樣廣學多聞，以便增長自己的智慧。佛告訴我們，要增長智慧，必須要廣學多聞。

發心的菩薩，無論是為自己了生死，或者度眾生，都必須有廣博的學問和智慧。維摩經上說：「多聞是道場，多聞是行政。」普賢十大願王的「常隨佛學」，都是提示我們多親近十方諸佛，及諸大善知識，廣學多聞清淨莊嚴的正法，以便自利利他，才能趣入佛乘。所以修學佛法的人，絕不能孤陋寡聞，如果孤陋寡聞的話，就不能破除愚癡，而證得清淨智慧和成就無礙辯才。

「成就辯才」有四種：

第一、「法無礙辯才」：對於一切萬法的名相分別無礙，是法無礙辯才。

第二、「義無礙辯才」：對於一切法的道理，能明瞭通達，叫義無礙辯才。

第三、「辭無礙辯才」：言辭辯說無礙，能使人人都了解，是辭無礙辯才。

第四、「樂說無礙辯才」：對於佛教的道理，能夠隨順眾生的根機，很樂意為眾生說法，是樂說無礙辯才。

這裡是說，從廣學多聞中，增長自己的智慧，不但可以了解佛法的真實義，而且可以成就無礙辯才，宣說如來的正法，教化一切所應該度化的眾生。因為沒有智慧和辯才，說法度眾生，不能引人入勝；度眾必須還要善巧方便，言詞通暢，應機

說法。因此，我們要成就無礙辯才，度化眾生，就要多學習世出世間的知識，說法一定能自在無礙。

「教化一切。悉以大樂」：「教化」就是教導勸化，教化惡為善，破迷開悟。「樂」就是快樂，所謂「大樂」，就是出世間的快樂，是無上菩提覺法樂、無上涅槃寂靜樂。

這兩句經文的意思是從上面接下來的，就是說一個修學佛法的人，成就無礙辯才以後，就應當說法教化一切眾生，使一切眾生去惡向善，都能得到無上菩提涅槃的大樂。

總結以上說明，就是一個真正發心的菩薩，一定是自利而又利益眾生，但是眾生根性不同，當要教化的時候，一定要善巧方便的去度化他們。教化眾生，必須具備「廣學多聞」、「增長智慧」、「成就辯才」這些條件，然後才能應機施教，使一切眾生得到無上的快樂。

第六覺知。貧苦多怨。橫結惡緣。菩薩布施。等念怨親。不念舊惡。不憎惡人。

這一個法門叫「布施平等覺」，也是諸佛菩薩所覺悟的道理，我們學佛的人更應該學習。

「貧苦多怨。橫結惡緣」：「貧」就是貧乏，缺乏財物、衣服、飲食一切物資叫做貧；「苦」就是逼迫的意思。由於無衣、無食，所被饑寒逼迫而受痛苦。因為貧窮困苦，到忍無可忍的地步，就生起種種的怨恨心——怨天怨地，怨父母沒留遺產，怨妻子兒女給他拖累，怨師長、親戚不肯提拔，並且怨恨朋友鄰里不與周濟。像這種怨天尤人的心理，就叫做「貧苦多怨」。

「貧苦多怨」最容易「橫結惡緣」。因為貧苦的環境，怨恨的念頭積聚於心，怨氣沖天而不能自主的時候，就會產生種

種不順人情的舉動，不是張三不對，就是李四不好，由怨恨而生瞋恚，所以在態度上，變成驕橫無禮，因而造作一切惡業的因。有比自己強的人，會生嫉妬；由於嫉妬而失去理智，對待一切人，都有不滿的惡意，或者不顧一切，強辭奪理，為非作歹，於是種下惡趣（三惡道）的業因，而受流轉惡趣（三惡道）的果報，不得出離。

人生在世，各有所因，各有所緣，富、貴、貧、賤是有前因後果的。前世造慳貪的業因，必然就感受貧困的果報，根本不必怨天尤人。如果貧苦的人，能夠了解因果的道理，就不會多怨，而且還會一心向善。貧苦的人只要努力勤勞去做，沒有不成功的。俗話說：「人窮志不窮。」所以有多少富紳商賈，都是從艱難困苦中奮鬥出來的，這才是真正的有志氣。佛法中說：貧、富、貴、賤，都是與前世因果有關係。不應該怨天尤

人，橫結惡緣。無論環境如何貧窮困苦，只要能安分守己，奮發有為，又能盡力修善，與一切眾生多結善緣，勤勞努力，前途絕對是光明的。至於「廣結善緣」，是說與人相處，應該互相尊敬對方，互相幫助，共同維護社會的安寧，造福人群，使每一個人都能過著良好的生活。

「菩薩布施。等念怨親」：是說明菩薩和眾生不同的地方。凡夫因貧窮而常常與人橫結惡緣，這不是解決貧苦的辦法，所以菩薩就實踐布施行門，布施一切眾生，而不分怨親，一律平等的惠施。布施有三種：

第一、財施：就是以錢財和物品布施給別人。

第二、法施：就是對人說種種法，包括世出世間法。持菩薩戒的人，如果有人來求佛法，不為人說一句一偈，這是犯戒的，因為菩薩就是上求佛道，下化眾生。再者，能為人解說不

明瞭的道理，也稱作法施（法布施）。

第三、無畏施：就是安慰救護一切眾生，使他人離開危險恐懼。

「等念怨親」的「等念」，就是心念平等而不生分別；「怨親」，害我者稱為「怨」，愛我者稱為「親」。這是說，發心行布施的菩薩，不但深深了解上面所說的貧窮多怨的情形，而且胸襟開闊，沒有人我之見，所以才沒有怨親的分別，而實行布施一切眾生——用自己所有的財力、物力，以平等心布施給需要的人，使他們得到真實的受用。菩薩度化眾生，以布施為第一殊勝的法門，在六度、四攝法中，都以布施排行第一，這是表示一切行門，必須從布施下手，凡是能做到扶危濟貧、急公好義，就是菩薩大無畏的精神。我們學佛的人，應該學習菩薩的胸襟、行為，能有一分力量，就做一分，盡自己的能力

，去幫助別人，並且能怨親平等。

「不念舊惡。不憎惡人」：「不念」就是不記念；「舊惡」是過去曾經有的惡緣。「不憎」就是不憎恨；「惡人」就是為非作歹的人。這裡是說，菩薩以大悲心為體，因為眾生的痛苦，而生大悲心，對待一切眾生，沒有怨家與親人的分別，一律給予平等的惠施，而且所要度化的眾生，即使是過去曾經有惡緣的仇人怨家，也不記掛他們的舊惡，更不起憎恨心，用以德報怨的心去度化他們，使這些不善良的惡人，在佛法中，得到佛法的利益，而能改過向善。尤其菩薩可憐他們的愚癡，所以在菩薩的眼裡，這些作惡的眾生，都不是他們自己故意要做的，而是受無明煩惱的趨使，控制不了自己，才為非作歹，才造出無量無邊的罪惡，我們怎麼忍心去憎恨他、討厭他呢！

要曉得一個人不可能沒有過錯。書上說：「人非聖賢，孰

能無過。」只要知過能改，就應該好好地善待他們，以慈悲心去勸導他們，使他們走向光明的大道，有改過自新的機會，不應該再記恨他們過去的罪惡。所以書上又說：「知過能改，善莫大焉。」常言道「浪子回頭金不換」，都是說明知過能改的可貴。佛法說：「懺悔即清淨。」如果能至誠恭敬的禮佛，就能懺除業障。我們學佛的人，一定要學菩薩的心胸，不記恨惡人，多寬恕別人。世間法也說：「寬恕別人是美德。」能這樣做，也就是當前大慈大悲的菩薩。

這一段的大意是：因為貧苦而產生怨天尤人的心理，因此與眾生橫結惡緣，而造了惡業的因。菩薩覺悟到「因果循環」的道理，於是就實行布施——怨親等施，使一切眾生，獲得惠施的利益；更不記念人過去的舊惡，也不憎恨現在作惡的人，以平等心對待一切眾生。以上就是第六「布施平等覺」。

第七覺悟。五欲過患。雖爲俗人。不染世樂。常念三衣。瓦鉢法器。志願出家。守道清白。梵行高遠。慈悲一切。

第七覺悟叫「出家梵行覺」。說明真正發心出家的利益。「五欲過患」的「五欲」，除了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而外，還有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五塵。「塵」就是塵俗，五塵的本身就是惡法；其中的「觸」比起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，更要不得。五塵如果沒有五根的話，五塵就不能發生任何作用。因為五塵之中，各有滋味，能令眾生起貪愛之心，而這五塵之欲，比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更能誘惑人，並且沒有滿足的時候。如果被五塵之欲牽著走，那真是沒有止境，會造作罪業，惹種種的災禍，而受生死輪迴的果報。「五欲」是障礙我們修道的

根本，假若不趕快的覺悟，而積極的消滅它，絕對沒有辦法證得聖果的。這一句最主要的是叫我們覺醒貪求五欲是煩惱生死的過患。所以佛陀教誡我們，應該要清心寡欲；如果貪著五欲的享受，是會招來痛苦的果報。

「雖爲俗人。不染世樂」：「世樂」就是世間的欲樂。這是說，五欲不但是學佛的人應該遠離不染著，就是世俗的在家人，亦不可以過分貪染欲樂。因為眾生沉淪在生死苦海中，就是由於五欲的過患而引起的。五欲之樂，確實含有毒素，過分貪染，一定被它所毒害。我們可以看看社會上，有些沉迷在五欲中的人，沒有一個有好後果的。我們應該知道，學佛的人，對於五欲之樂，如果貪戀不捨，都是不合乎佛法的，況且所謂的世樂，實在不是真樂。因為世間的五欲之樂是苦樂，只有迷惑的人，才會把苦因當作快樂。學佛的人，雖然身體居在塵勞

之中，要像蓮花，出淤泥而不染著，心地恆常保持清淨不染。因為居家學佛的居士，能修學佛法，並且要護持三寶，絕不是等閒之輩。所以更不能貪著世間的五欲快樂，傷害了清淨心。

「常念三衣。瓦鉢法器」：「三衣」就是出家人身上所披的五衣、七衣和九衣。九衣以上通稱大衣，也可以說是大禮服。「瓦鉢」是出家人所用的食器，梵語叫「鉢多羅」，中國話叫做「應量器」。質料不能華麗、名貴，只限於用鐵或是泥瓦製造的，容量隨各人的食量，所以也叫「應量器」。「法器」就是禮佛所用的器具，凡是放置在道場中的一切器具，都稱作法器。所謂「法器」，是表法的意思，「以事即理」。好比寺院，早晨擊鐘，就是為了破醒昏睡長眠的眾生，警醒我們提起道心，用功拜佛、修行；晚上打鼓，就是為了啓示無明闇昧的眾生，叫我們不要昏沉，雖然應該休息，但是心要安住在道上。

。佛門中「暮鼓晨鐘」，擊鐘打鼓是事相，由事相顯發所包含的道理，以這一切道理，來破除我們的迷惑，能夠開智慧；有了智慧，就能斷煩惱、了生死、證菩提。這就是這些法器所包含的深奧義理。所以凡是設在寺院裡佛殿上的每一件器具，都是禮佛、拜懺、作佛事用的，鐘、鼓、大磬、木魚等這些都叫法器，它的抑揚頓挫，都有定律，使人聽了生起深思，幫助啓發道心。在台灣沒有大叢林，只有在傳戒或者道場中上午供的時候，能聽到大佛殿上悠揚高唱讚頌，佛門稱作梵唄。往往有人會被這些梵唄音聲感動得掉眼淚，所以我們唱頌時，一定要唱好，因為這是唱給外人聽的，同時也是度眾生的法門之一。「三衣、瓦鉢、法器」，本來都是出家人所用的東西，世間人也要知道思念，因為眾生心境，好像獼猴爬樹，念頭剎那不停的轉動，不是念惡就是念善，而且念善的時候比較少，念惡的

時候比較多，這樣日積月累，罪惡自然多。所以世尊叫我們常念「三衣、瓦鉢、法器」，久而久之，自然生長道心，道心一發，自然發願出家。

「志願出家。守道清白。梵行高遠。慈悲一切」：「志願出家」：就是犧牲愛欲，辭別父母，剃髮出家，過著淡泊清淨的生活，名為出家。出家有四種：一是心出身不出，二是身出心不出，三是身心都出，四是身心都不出。

「守道清白」：在家學佛的人，不可以染著世間的五欲之樂，出家人能絕欲斷愛，的確不是一件尋常的事情，如果不是宿根深厚，絕對做不到的。所以世尊常常讚歎說：「出家是大丈夫的事業，絕不是普通人或者王侯將相所能得到的。」既然出家，就要遵守清淨的律行，並且研習世尊所說的一切教法、經典，先求自利，而後作利他的菩薩事業。

「梵行高遠」：「梵」是清淨無染的意思；「行」是精進修行的意思；「高遠」就是自己所修的是清高遠大的清淨梵行。這裡是說，出家後勤修身、口、意三業清淨的梵行，所以說「梵行高遠」。等自己修道有了相當的成就，再去教化一切眾生，也就是說「自利而後利他」。「慈悲一切」，「慈」能給眾生快樂；「悲」能拔除眾生的痛苦。平常說拔苦與樂，是說對待一切眾生，不可以分界限，要平等對待，拔除眾生的痛苦，給予眾生快樂。《華嚴經》云「不為自己求安樂，但願眾生得離苦」的大悲大願，才是菩薩捨己救人的精神。「慈悲」是佛法的根本宗旨，是大乘法的主體，一切佛法也可以說，都是從大慈悲心發揮出來的。如果沒有佛法，就沒有諸佛菩薩；如果沒有慈悲心，諸佛菩薩絕對不會應化世間度眾生的。所以佛法中說：「菩薩但從大悲生，不從餘善生。」由此可見，佛法

也就是慈悲清涼法。

諸佛菩薩無論做任何事情，必須以慈悲心為前導，服務一切眾生，為眾生而努力，從來不為自己想。所以有「慈悲」才能真正的利益眾生。我們學佛的人，既然都想成佛，應該發起慈悲心，隨一切緣，盡一切能力服務他人。

總而言之，「五欲」是生死的過患，雖然是在家學佛，也不可以染著世間的五欲之樂，應該常常思念出家人，日常生活上所用的三衣、瓦鉢、法器，等到因緣成熟的時候，立志發願出家。出家以後，更要遵守佛陀所說的出家正道法，依法實地修行，過著三業清淨的生活。自己修行成就而後作人天師，以不著相的慈悲平等心，度化一切眾生，這是志願出家，應當做的事業。

第八覺知。生死熾燃。苦惱無量。發大乘心。普濟一切

。願代眾生。受無量苦。令諸眾生。畢竟大樂。

這個法門叫「大心普濟覺」。

「生死熾燃。苦惱無量」：「生死」有兩種，第一種是「分段生死」，就是六道凡夫的生死；六道凡夫造業受報，生死輪迴不已，所以叫分段生死。但是，凡夫也具有變異生死。第二種就是出三界外，聲聞、緣覺、菩薩的「變異生死」。聖人雖然離開分段的身體生死，但是還沒有證到圓滿的法身理體，在心念上還有生、住、異、滅刹那的四相遷流。有情眾生的四相遷流，是生、老、病、死；無情的四相是成、住、壞、空。變異生死比喻說從十住到十行，從十行進入十迴向，乃至於成佛，名之為變易生死。

「熾燃」是形容烈火熾燒的意思。這裡是說，還沒有覺悟到解脫自在真理的時候，眾生的根身，在升沉不定的生死苦海

中，生生死死，輪迴六道沒有出期。從無始以來，受著生死痛苦的煎熬，猶如熾燃的猛火燃燒一樣，當然是有無量無邊的苦惱。所以說「生死苦惱無量」。眾生的痛苦，雖然無量無邊，但是佛法把它歸納成八苦，就是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求不得、愛別離、怨憎會、五陰熾盛苦。總而言之，就是因為有以上所說的種種煩惱，才会有生死熾燃的大火燃燒眾生的身心，產生無量無邊的痛苦。

「發大乘心。普濟一切」：是說明菩薩慈悲利他的心願。大乘是對小乘來說的，「乘」有運載的意思。我們拿車輛來作比喻，大乘佛法就比喻為大車，能運載很多眾生，從生死的此岸到達涅槃的彼岸，也就是說，大乘佛法能普濟一切眾生；普通車子比較小，把小車子比喻小乘佛法，運載的人也一定少。大乘法不但要自己成就佛道，求解脫自在，還要發大乘心，將

解脫自在的方法，教化一切眾生，使每一位眾生也都能達到了生脫死，到達解脫自在的彼岸。這是說：發起慈悲心，普徧救濟一切眾生的菩薩，他們深深地覺悟「生死熾燃，苦惱無邊」的道理，不但求自己的生死解脫，更要立志解救一切眾生，而發起大乘的慈悲心願，滅除一切眾生的痛苦，給予眾生大利益，使眾生都能出離生死苦海，而且決心做到普徧救濟一切眾生。

「願代眾生。受無量苦」：這是說明菩薩普濟眾生，捨己利人的精神。發大悲心願的菩薩，犧牲自己的一切享受，忍受眾生給予的一切煩惱，願意代替眾生受無量苦，而不願意眾生自己受苦，這才是菩薩救苦救難的偉大精神。

「令諸眾生。畢竟大樂」：這裡最主要是說，菩薩利他的慈悲心。「畢竟」是徹底的意思；「大樂」就是大菩提寂靜樂。

。菩薩度化眾生，願意代眾生受苦，目的無非是使眾生成佛。發心的菩薩，他更深刻的覺悟到，只有代眾生受苦，不是徹底的辦法，還不能算是完成廣大的悲願和度眾生的任務，必須要更進一步，令諸眾生永斷煩惱生死，得到無上菩提法樂，才算「利他」的。在菩薩的眼光裡，天下沒有他做不到的事情，因為發大悲心的菩薩，感覺眾生的苦惱是可憐愍的，為了救濟眾生，就是自己肝腦塗地都在所不惜；只要眾生得到安樂，他願意勇往直前的去做，絕不因為有了危險，退失自己度化眾生的大悲心願。我們更應當知道，佛法說的利他，不是單純的利他，而是在利他之中，也含有自利。因為利他的本身，就是一種功德，如果能夠多做利益眾生的事業，也就是為自己多積功累德，世間沒有所謂勞而不獲的，問題就在於我們肯不肯去做。

我們修學佛法的人，應該互相勉勵，向著這一條道路往前走，只要能夠不斷的精進努力，一定能做到自利利他，事業功德圓滿的。這個法門再作個簡單的介紹：生死熾燃的苦惱是無量無邊的。因此，菩薩發起大慈悲心願，慈濟一切，代眾生受無量痛苦，使一切眾生得到諸佛究竟的大涅槃寂靜之樂。這就是所謂的「大心普濟覺」的道理。到這裡，本經的正宗分經文全部介紹完了。下面是結歎的經文，也是三分科式的流通分。在結歎經文中，首先說明自利，而後說明利他，最後是說明誦念本經所得到的殊勝利益。

如此八事。乃是諸佛。菩薩大人之所覺悟。

上面所說的八項事理，是本經的總綱，不是普通三界內的天人，或者是二乘人所能覺悟得徹底的。這些道理，乃是十方三世諸佛自覺化他，覺行圓滿的道理，也是諸大菩薩自行化他

的德業妙行，並且也是發心行菩薩道，自利利他的道理。這八種道理，也是成就法身、般若、解脫三德的妙法門。如果我們能依照這些道理去修行，就能從凡夫的生死地，趣向於佛的境界。

精進行道。慈悲修慧。乘法身船。至涅槃岸。

這一段經文，是說明自利成就功德。

「精」，純一不雜叫精；「進」，勤而不退叫進。「法身」就是一切功德圓滿，離一切障礙，而積聚恆河沙數的殊勝功德法。法身也是理體的一種代名詞。「涅槃」是寂靜安穩自在的意思。涅槃有四種：

第一、自性清淨涅槃：自性是眾生的真如本性，本性是清淨不染的。眾生雖然被煩惱蓋覆，但是，本性並沒有被煩惱所染污，它仍舊是清淨不染，不生不滅的理體，所以稱為自性清

淨涅槃。這也是每一位眾生本來具有的「佛性」。

第二、有餘依涅槃：我們這個有漏的身體，就是生命的依靠；身體的存在叫做「有餘依」。比如當時佛在世的時候，有弟子們已經證到聖果，但是他們的身體還存在於世間，所以稱為「有餘依涅槃」。如果把身體也捨掉，連微細的痛苦也沒有，證得永寂涅槃。

第三、無餘依涅槃：沒有所依的身體，叫做「無餘依」。修行人，內心得到解脫，同時也捨棄有漏的色身，入到空寂的境界，叫做「無餘依涅槃」。

第四、無住處涅槃：無住處就是不住生死，也不住涅槃。這是大乘聖人獨有的，小乘聖人所知障沒有破，不了解生死和涅槃，本來沒有差別的道理。所以只求了生死，而貪得涅槃之樂。但是大乘人煩惱障、所知障已經斷盡，證到了實相般若，

來去自如，不住生死，而且也不住涅槃，所以稱為「無住處涅槃」。

眾生只有前面的第一種，小乘極果的聖人有前面的三種，唯有大乘聖人，破除了無明，證得了法身，才具足四種涅槃。

「涅槃岸」的「岸」，是一種譬喻，依佛法來說，眾生在凡夫地受生死輪迴，中間有煩惱的障礙，才不能了脫生死，而成就佛的果位。所以就將眾生的「凡夫地」譬喻做此岸，「煩惱」比喻做中流，佛的「涅槃地」，譬喻做彼岸。涅槃的境界，是我們學佛的人，共同想要求得的，我們時常聽經、念佛、拜佛，就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。假若我們也能依照前面所說的慈悲和智慧的行門，努力精進修學，一定能到涅槃彼岸。

「精進行道」：是說菩薩覺悟前面所說的八項事理以後，不論任何時間，一心一意的勇猛精進，腳踏實地的依教奉行，

永離生死罪惡的痛苦，得到寂靜自在的大樂。

「慈悲修慧」：是說菩薩要想成佛，必須先修般若。像本經前面所說，一切道理都是用甚深般若智慧去觀察，才能徹底覺悟。所以本經前面有「惟慧是業」的語句。但是菩薩修慧是自利，同時還要發大慈悲心，教化度脫一切眾生，而成就「般若德」。

「乘法身船」：法身是理體，徧一切處，沒有形相、音聲可得。為什麼稱為船呢？這是說菩薩自利利他，普度無量眾生，萬行具足，福慧無缺，證得法身理體，就比喻作法身船，也就是菩薩所成就的「法身德」。

其實，慈悲和智慧的法門，是菩薩教化眾生，與樂拔苦的最方便，是不可缺少的德行。假若沒有慈悲心，就不能叫做菩薩。但是有慈悲沒有智慧的話，就不能辨別邪正、是非；也不

了解眾生千差萬別的根性，因此不能對症下藥，治好眾生種種病痛；甚至於自利，也不可能做到圓滿。菩薩修智慧，他的宗旨就在如何從有漏的聞、思、修三慧，不斷的努力精進，以求取真實無漏的智慧現前，而能成就法身德。修學智慧和慈悲，也就是菩薩悲智雙運的表現，才能功德圓滿，乘法身船到涅槃岸。以上經文是自覺功德的科文。

復還生死。度脫眾生。以前八事。開導一切。令諸眾生。覺生死苦。捨離五欲。修心聖道。

這一段經文，是說明利他的功德。

「復還生死。度脫眾生」的「復還」就是乘願再來。這兩句是說，諸佛菩薩自己得到莊嚴、自在、涅槃的境界以後，還不能忘記處在黑暗、痛苦、生死中的眾生，因而不住涅槃，隨機度化，發大慈悲心，乘願再來，度脫一切眾生，使眾生都能

得到無餘涅槃。

「以前八事。開導一切。令諸眾生。覺生死苦。捨離五欲。修心聖道」：這是說菩薩倒駕慈航，到生死大苦海中來，教化眾生所用的方法，是前面所說的八種覺悟的法門，以這些法門開示化導迷惑的眾生，教導眾生自己去觀察，覺知生死，並依如來的正法，觀察我們痛苦的來源。這些痛苦的原因，就是因為迷惑而造下了業因，由於種種業而流轉六道，今生僥倖得到人身，如果能更深一層了解自性本空，當然煩惱也是性空的。如果能了達迷惑的本性，是空寂的道理，還有什麼生死痛苦可言。我們修學佛法的人，了解這個道理，假若還不修學聖道，生死的大苦還是不能解決的。所以在修行的過程中，一定捨棄五欲，並且還要至心修學如來的聖道，才能解決生死的大苦。聖道雖然很多，但是在本經是諸佛菩薩大人所覺悟的八種聖

道法門，這八種聖道法門能破除人我知見，證得無上菩提。由此可知本經的八種聖道法門，對於修學佛法的人是非常重要的。

這一段經文從「復還生死」到「修心聖道」，雖然經文很短，卻已經把教化眾生的方法，完全敘述出來了。可見得本經是大、小乘自利利他的無上法門，所以我們應該學習。

若佛弟子。誦此八事。於念念中。滅無量罪。進趣菩提。速登正覺。永斷生死。常住快樂。

這是流通分最後的經文，稱作「誦念得益」。也就是總結前面八種法門，可以廣泛流通，勸勉修學得利益的經文。

「若佛弟子。誦此八事。於念念中。滅無量罪」：這裡是說，假若我們是歸依三寶的佛弟子，無論在家、出家，如果能夠志心恭敬八大人覺的道理，誦其文，思其義，行其事，念念

不忘這個法門，以這個法門為老師，隨順經文中所說的法門，能恆常不間斷，就可以在念念之中，滅除無量的罪業。

在這裡我們應當知道，眾生從無量劫以來，所造的是無量無邊的罪業。佛經上說：「眾生的罪業，如果有形相的話，盡虛空界也容納不下。」由此可知，眾生的罪業有多少！不過眾生的罪業雖然多，只要我們生起正念覺悟的心，就能滅除無量的罪業，這也就是佛法不可思議的地方。對於生起正念覺察之心，能滅除無量的罪業，我們舉出一個公案來證明這種道理。

從前有一位禪宗的大德，叫做高峰妙禪師，他自從出家修道以來，對於打坐參禪，非常虔誠精進，也許他過分用功而引起身體的疲勞，在盤腿坐著參禪的時候，時常昏沉打瞌睡，而障礙禪功的精進。禪師為了要對治昏沉的煩惱，就自己跑到高山上絕壁處，坐在絕崖上面，面對萬丈深淵，警誡自己說：「

現在不能再打瞌睡，不然生命就危險。」頭一兩天，怕打瞌睡掉下去摔死，就提心吊膽，精進用功不敢打瞌睡；過了幾天，警覺心慢慢淡薄下去，這個時候又開始打瞌睡了。有一次昏沉得很厲害，身體一搖動，就掉下去了，禪師心裡想：「這一下子真的沒命了。」可是很奇怪的是，妙禪師摔到半山腰的時候，好像有人把他抓住，而且把他捧下山來，妙禪師仔細一看，就是一位身披鎧甲，手執寶杵的韋馱菩薩來救他的命。妙禪師心裡想，我修行能感應韋馱菩薩的護持，那必定很了不起，因此生起一念驕傲心，就請問韋馱菩薩說：「在這個世間，像我這樣精進用功的人，到底有多少呢？」韋馱菩薩看到禪師生起驕慢心，就很生氣的回答說：「世間像你這樣用功的人，多如羊毛；像你這樣貢高我慢的修行人，我五百世不再護你的法。」說完這些話之後就不見了。妙禪師被韋馱菩薩責備之後，心

裡感覺很慚愧，自己責備自己說：「我不應該生起貢高我慢之心。」於是再用勇猛精進心繼續參禪，並且又對自己說：「這一次真的沒有人來救命了，當心掉下去啊！」沒有幾天工夫，又打起瞌睡，結果還是掉下去了。妙禪師這下可真的沒命了！但是奇蹟出現，韋馱菩薩又來救他。禪師就問菩薩說：「你不是五百世不來護我的法嗎？」菩薩回答說：「你生起一念貢高我慢之心，我五百世不護你的法，但是你又發起一念慚愧心，能滅除五百世貢高我慢的罪業，所以我再來護你的法。」於是妙禪師更加精進用功，成為一位很有名的禪師。

我們從這一段故事就能了解，發起一念慚愧心，竟然能滅去五百世貢高我慢的罪業，如果發起一念正念覺悟的心，誦持八大人覺的道理，當然也能消滅很多的罪業。但是，我們更應該知道，正念固然能滅除很多的罪業，而我們無始劫以來所積

聚的罪業，是無量無邊的，必須要在晝夜二六時中，沒有間斷的誦念，而受持這八項事理，念念不忘，才能滅除無量無邊的罪業。

「進趣菩提。速登正覺」：「菩提」是印度話，翻譯中國話叫做覺道；菩提是斷除煩惱以後，所現的覺性。這種覺性是眾生本來具有的，眾生的覺性因為被煩惱所覆蓋，而暫時不能顯現而已。如果提起正念，念念覺悟，修心斷惑，罪滅福生，從黑暗的煩惱中，走向覺悟光明的大道，當然就可以一步一步的進趣無上菩提。不但如此，而且迅速的登上正覺，證得無上正等正覺。

俗話說：「不怕我們不能到達目的地，只怕不向目的地前進。」修學佛法的最高目的，就是證得無上正等正覺。但是，首先要斷除一切障礙，才能超越生死，邁向菩提大道，證得無

上正覺。

「永斷生死。常住快樂」：這兩句經文是說明，覺行圓滿，達成佛果的意思。眾生在沒有證得正覺之前，一直在生死苦海中流轉，經常受著種種痛苦的包圍，一旦證得正覺，永遠不再受兩種生死輪迴的痛苦，既然已經斷盡生死，當下就證得常住快樂，涅槃的佛果位。

以上是分段的解釋，現在把經文作最後介紹：

假若我們做為一個釋迦牟尼佛的弟子，不論在家、出家，都應該恭敬的依照這八種覺悟的事理，在念念中受持不忘，信受奉行。

因為本經是一部既簡單又明瞭，也是修學佛法很重要的經典，所以我們再作個簡單的結論：本經的經文，從序分開始，就教誡我們做佛弟子的，要常常專心一意修學八大人覺的道理。

。其次便說明宇宙人生苦、空、無常、無我的道理，啓示眾生受生死痛苦的原因，更教導眾生，破除一切迷惑、顛倒、邪見，破迷開悟，轉凡成聖，成佛作祖的方法，也就是自利利他的一切行門真實義理。

所以世尊再三的勸勉我們佛門弟子，要勤誦《八大人覺經》，將《八大人覺經》，永遠流通於世間，使每一個人都能讀誦此經。如果沒有學佛，也可以專修這部《八大人覺經》；修淨土的人，就必須還要專心念佛，雖然願力不同，但是都能達成佛果。



淨空法師
講述

佛說清淨心經講記

佛說清淨心經講記

心淨記
韓鎋校

一九九二年淨空法師講于美國舊金山大覺蓮社

這部經的題目非常的清楚，內容也很簡明扼要。這部經是佛教導我們，如何才能夠得到清淨心的方法。「淨土法門」，我們都知道「心淨則土淨」的道理。由此可知，清淨心對修淨土宗是非常重要的。

本經翻譯人名叫「施護」，他是外國人，是南北朝時候到中國來弘法的。

佛世尊。一時。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與比丘眾俱。

這一段經文，上面缺少了「如是我聞」。這是因為早期翻譯經典，沒有按照正規的體例。但是，六種成就同樣的具足。「佛世尊」是主成就。「一時」是時成就。「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」是處成就；這個地方我們很熟悉，〈彌陀經〉也是在此處宣講的。「與比丘眾俱」是眾成就。這六種完全具足。

第二段就是本經的正宗分。在翻譯經典慣例上來講，凡是經題冠上「佛說」的字樣，就能證明這部經是佛說的，而不是別人所說的。這部經同〈彌陀經〉完全一樣，沒有人啓請，是佛自己說的。凡是沒有人啓請，無問自說的經典，一定很重要。

在整個佛法的教學當中，實在說，「清淨心」是最重要的課題。無論那一宗、那一法門，只是方法不相同，但修學的目標完全是一致的，那就是要修「清淨心」。「清淨心」就是淨

土宗所講的「一心不亂」，也就是禪宗所講的「禪定」，教下所講的「止觀」，乃至於密教裡所講的「三密相應」。全都是「清淨心」的別名而已。所以，佛對於教學，縱然沒有人來啓請，也特別提出來教導。

佛告諸比丘言。

這是對出家眾說的。

汝等諦聽。

「諦聽」就是仔細的聽、認真的聽。

若諸聲聞修習正行。欲得清淨心者。

首先把教學的題目說出來。「諸聲聞」是指小乘的學者，從初果到四果，完全包括在其中。「修習正行」，我們知道，

小乘人的正行是三十七道品，中心是八正道。實在說，三十七道品不僅限於小乘人，大乘人也不例外。我們看天台大師所著的四念處，是依據藏、通、別、圓四教來講的。藏教的四念處，當然是小乘；通、別、圓教是屬於大乘的。小乘有四念處，大乘也有四念處；小乘有八正道，大乘又何嘗沒有八正道。由此可知，三十七道品通一切佛法，不僅是大小乘、宗門、教下、顯、密，統統圓滿具足。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，佛的開示既深又廣，不限於小乘聲聞。這一點，我們要特別的注意到。「欲得清淨心者」，這是一部經的重點。意思是說怎樣才能得「清淨心」？對我們修學是非常重要的。

當斷五法。修習七法。而令圓滿。

這裡特別要注意的就是「而令圓滿」。如果能修到圓滿，以四教來說也就達到了圓教，更不是純粹的聲聞法。佛教導我

們要斷五法。什麼叫做五法？

一貪欲。二瞋恚。三昏沉睡眠。四掉悔。五疑。此五蓋障應當斷除。

「蓋」是蓋覆。「障」是障礙。換句話說，這五樣東西蓋覆了我們的清淨心。清淨心不能現前，完全是被它障礙，而不是沒有清淨心。因此，這五樣東西，一定要把它斷掉。接著，我們一一來說。

第一個是「貪欲」：「貪」，大多是對順境來說的。人在稱心如意的時候，無論是人事環境、物質環境，順自己的意思，就起了貪愛之心。「欲」是「欲望」，佛家講的「五欲」，世間講的「七情」。這「七情五欲」，世間人有誰不貪愛？因為貪愛七情五欲，就出不了輪迴。學佛也不能成就；學禪不能「得定」；念佛，不要說「一心不亂」，連「功夫成片」也不

能成功；學教不能「開悟」，原因就是因為「七情五欲」放不下。

「性德」是本性顯露，本性的起用就叫「性德」。「本性」是圓滿的，「性德」也是圓滿的。性德中的戒、定、慧三學，「戒學」就是說樣樣都守法。所以，我們要了解，大乘佛法裡面講的戒定慧三學，單說「戒」，就絕對不是僅拘束在五戒、八戒、十戒、比丘戒、菩薩戒。圓滿的戒學是講佛對我們的一切教訓，都是戒學，都要遵守，也是性德的流露。換句話說，處世、待人、接物，如理如法。如果存有「貪欲」，就是不如理不如法。因為有「私心」，性德就不能現前。因此，佛教我們要斷除貪欲、私心，說起來蠻有道理，而且很容易，但是，要斷掉是很難的。因為，有「我執」沒有打破，起心動念都是為我——我貪、我癡、我迷。要斷除欲望，首先要「放下」。

，放下的憑依是「看破」，能「看破」，自然就能放下。

學佛有兩種人決定有成就。一種是非常聰明的人，佛門裡常講的「上根利智」。這種人一聽佛法，馬上就能覺悟。而後，能夠真正依教奉行，這種人一定能成就。另外一種人，是「善根深厚」，這種人對於佛菩薩的教訓，必然會認真的去奉行。他並不見得會理論，只是依著佛的教導去做，這種老實人能成就。老實人並不簡單，往往上根利智的人都比不上。老實人何以會有那樣的成就呢？我們看過大經大論而後才明白，原來這些人過去生中，生生世世修積無量的善根，在這一生因緣成熟，對於佛菩薩的教誨，不折不扣的依教奉行，而得成就的。上根利智、絕頂的聰明智慧不是學得來的，但是，學老實人，我們應該可以學得到。老實人為什麼那麼聽話？我們為什麼不聽話？我們聽了佛在經中的教訓，總是要打很大的折扣，所以

不能成就。人家能夠完全依教奉行，這一點，我們要記住，要認真去學習。

所以說，我們生生世世被「貪欲」害得非常苦、非常慘。這一生，如果還不能把它捨棄，對我們將來求生淨土，必定有障礙。一個人要真正成就，對於世出世間法，決定沒有貪心。「少欲知足」，欲望要少，常存知足的心。人活在世間，吃得飽、穿得暖，有個小房子可以遮蔽風雨就已足夠。佛法有無量無邊的法門，但是，我只取一個法門；一切經典，我們只學一部經典，這就叫「少欲」。蓮池大師到晚年，完全放棄經典，就只有一本《彌陀經》、一句佛號，其他統統不要。這樣才能把少欲知足做得很圓滿。如果，對很多法門、經典，東也想學、西也想學，學起來很苦，而且不容易成功。

我再告訴諸位同修，給大家定定心，為大家做個證明。我

們常聽佛門講：「一經通，一切經通。」這句話是千真萬確的，絕不虛假，我也是在今年才入這個境界。以前，我不管在那裡講經，我自己要帶一個經本，經本上有些自己的小註，今年這些小註的經本都不用了。所以，你們找我講經，大藏經隨便抽一本出來，我就可以為大家講解，我也不要預備，這就證明古人所講的「一經通，一切經都通」是千真萬確的。要是學得很多很多經典，因為太繁瑣、太雜，恐怕這一生一部經都不能通。為什麼不把精力集中起來，一門深入呢？古聖先賢所講的話，一點都不錯：「不當貪欲」。

第二是「瞋恚」：瞋恚是對於逆境——不如意的境界而言。人事也好、環境也好，不喜歡的、不如意的事情，心裡就不高興。「瞋恚」不但是障礙「性德」中圓滿的慈忍（慈悲、忍辱），而且，「瞋恚」是地獄道的業因；「貪欲」是餓鬼道的

業因。捨棄貪欲，本性中的大圓滿布施供養、持戒，都能現前，如果不能捨棄，不但性德不能現前，還要到餓鬼道去做餓鬼。這個果報的差距，不只是天上地下，是任何都沒辦法去比的。斷除了瞋恚，大圓滿性德裡面的慈悲、忍辱，自然流露現前，不至於再墮三途、再墮惡道。

第三是「睡眠」：睡眠是懶惰、貪睡，提不起精神來，所謂是「意識昏沉」，精神不能振作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這五根的作用，自自然然的衰退——眼見能力衰退，耳聽也衰退，障礙了性德中大圓滿的「精進」。在我們凡夫位，睡眠不能沒有，尤其是睡眠比飲食還重要，一餐飯不吃，還沒有關係，如果睡眠不好，精神不振，就沒辦法做事情。所以，睡眠要睡得好，但是，時間不要太長。

怎樣才能離開睡眠？實在說：修行人在修行功夫不得力，

得不到法喜的時候，就懈怠懶惰，就會有這個障礙，俗話常講：「人逢喜事精神爽。」如果要遇到高興的事情，連睡眠都忘掉，也是不可以的。我們學佛、念佛修行，得不到法喜，覺得修行很痛苦，愈修愈困難，愈覺得苦悶，一定會墮落。何以會有此現象呢？就是剛才講的，沒有得到法喜，原因就是所用的功夫不如法、不得力，就是這個道理。

以念佛來講，念佛功夫要得力，愈念會愈歡喜；如果感到很疲倦，念幾聲佛號，精神就會振作起來。因為這裡面有義味：「義」是「義理」；「味」是「法味」，所得到的「義理、法味」是最高的營養。就是在上供的時候，所念的供養咒「禪悅為食」。「禪悅」就是禪定裡面得到的法喜，那是最好的養分；「清淨心」是更好的營養，能得到這種營養，其他的什麼都可以不要了，大家的精神飽滿、體力充沛。實在講，一個人

學佛，要學得一年比一年精神好、一年比一年強壯，這樣學佛，功夫得力又如法，才能得到佛法殊勝的利益。如果眼前這種利益都得不到，要想將來，得到好的果報，這很難叫人相信。佛法裡講花報和果報，我們現前得到的都是花報，將來的是果報，花開得不好，果又怎麼會結得好？學佛要求如理如法，這是當前最重要的課題。

這部經是佛當年在世，對於出家人所說的。出家人的睡眠是四個小時，就是中夜，在印度當時是分成晝三時、夜三時。古印度一天是六個時辰，中夜就是夜晚十點鐘到二點鐘，這是他們睡眠的時間。兩點鐘起來做早課，一天只睡眠四個小時。現在，我們的業障重，西洋人提倡睡眠是八小時，超過八小時，就不如法；如果能夠減少一、兩個小時，我想六個小時，應該是很夠了，一分光陰是一分命光啊！世法說：「一寸光陰，

一寸金。」光陰比什麼都重要，應該把握寶貴的光陰，認真來修行。

第四是「掉悔」：說到「掉」和「悔」是兩樁事情，「掉」就是我們常講的「掉舉」，就是心不安，心裡面妄想很多，像十五個吊桶，七上八下。有這個現象，是坐禪的兩大障礙，我們念佛人打佛七，止靜的時候，就會發現，當止靜時，大眾坐在那裡，不是心裡七上八下，就是打瞌睡（昏沉）。心裡定不下來，妄念紛飛，這是「掉舉」。「悔」是「悔過」，「悔過」本來是個好事情。如果是對於過失後悔，這是好事情。假如做些好事情也後悔，就不是好事情。何況，佛教我們不要後悔。因為，我們要想消罪業，自己又把罪業再想一遍，意業又多造一遍罪業，又怎麼能消得掉呢？

凡是學佛的同修，無論是初學或是老修行，絕沒有別的事

情比要求消業障、消災免難，這個問題看得嚴重。總是想著：「我有很多業障，我要想辦法消除。」這個願望是好的，但是，往往做的錯誤（方法不對），消不了業障。有時候又搞錯了，不但消不了業障，還增加了業障，原因是「愚癡、迷惑」，沒有找到正法。事實上，所有一切經法皆是消業障的。但是，如果業障很重，所有一切經法都失效，罪業不能消除，還有別的辦法可以消。

過去，清朝乾隆年間有一位慈雲灌頂法師，這位法師在中國佛教史上很出名，他留給我們後人很多東西。他曾說過：「一切罪障消不了的，最後，只有念『阿彌陀佛』可以真正消災。」這一句話，他在《觀無量壽經》註解《觀經直指》裡面講的。從這裡，我們才真正了解這一句佛號功德不可思議。但是，知道的人很少。這些年來，我講《無量壽經》，偶而，也看

看黃念祖老居士的註解，他的註解很好，是一本《無量壽經》大辭典，裡面所解釋的可以說都是古今中外一些祖師大德們所說的。其中，也引用到隋唐時代的高僧大德們，對於整個佛法的觀察，它的結論是：釋迦牟尼佛一生，四十九年所說的一切法，來作一個比較，那一部經屬於第一？大家公認《華嚴經》第一。又說《華嚴經》和《無量壽經》作個比較，大家承認《無量壽經》第一，《無量壽經》超過了《華嚴經》。為什麼《無量壽經》是第一呢？因為，《華嚴經》到最後的圓滿，是十大願王導歸極樂。不能導歸極樂世界，《華嚴經》就不圓滿。《無量壽經》就是極樂世界，是《華嚴經》的歸宿，這才知道，《無量壽經》第一。古人只比到這裡，如果再往下看，《無量壽經》有四十八品，那一品是第一？當然是「第六品」第一。第六品是四十八願，是淨土宗根本的依據，是阿彌陀佛自己

說的。全經中，這一品最為重要。又四十八願當中，又是那一願屬於第一？關於這一點，古德公開承認「第十八願」第一。第十八願是「執持名號」，這樣比出來，才曉得，原來「阿彌陀佛」四個字是第一。這才知道，為什麼所有經論消不了的罪業、滅不了的障礙，只有一句「阿彌陀佛」能滅、能消，也證實了慈雲灌頂法師所講的這一句話。

尤其是末法時期的人業障深重，只有淨土法門能救。一句阿彌陀佛涵蓋了無量無邊一切法門：宗門、教下、顯教、密宗，統統包括在裡面。這一句佛號是大圓滿、大總持的法門。所以，它真的有效果。受持的人，依照此法，死心塌地，決定不懷疑、不夾雜、不間斷，用功得力者，三個月就能見到效果。是什麼效果呢？用現代的話來講，就是「體質改變」，言行舉止、身體、面貌，統統會改變，快則三個月，慢則半年就見效。

。所以說，睡眠是可以減少的。認為睡眠不夠使得身體不好，是不太可能的事。如果因為睡眠不夠，而身體感到不好，就快看醫生，是否生理上有了問題？經上說：「一切法從心想生。」人為什麼會老？就是因為大家怕老，而又天天在念老；天天在怕病而又念病，就真的會生病。為什麼不去想健康？不想心地清淨？祖師大德有很多睡眠很少而精神很飽滿的。諸佛菩薩、天人，據經上說都不要睡眠，精神都很飽滿，我們不能學他們不睡眠，但是不要過於貪睡，我們必須把這個觀念轉換過來，因為「一切法皆是因心想而生出來」的。

第五是「疑」：疑是「疑惑」。最大的疑惑，就是對於佛菩薩的教訓懷疑，不能夠深信，不能夠決定信；疑惑能障礙智慧。

總結以上，佛所說的五種障礙。第一「貪欲」：是障礙自性大圓滿的布施、持戒。因為有貪欲心，必定沒有布施心；有貪、瞋、癡三毒，心地必不清淨；心不能清淨，又談什麼持戒？第二「瞋恚」：是障礙自性大圓滿的慈悲、忍辱。第三「睡眠」：是障礙自性大圓滿的精進。第四「掉悔」：是障礙自性大圓滿的禪定。第五「疑」：是障礙自性大圓滿的智慧。我們要想得到圓滿的六波羅蜜，就非要去掉這五種障礙不可。所以，佛說：「應當斷除。」我們修行也就從這裡修起。

另外，有七條要我們修習的：

何等七法。一擇法覺支。二念覺支。三精進覺支。四喜覺支。五輕安覺支。六定覺支。七捨覺支。如是七法。應當修習。

「修」是「修學」；「習」是「實習」。是在日常生活當中所必須修習的。這是三十七道品裡面的七菩提分，也叫七覺支。在此地，不是同三十七道品連起來講的，所以，它的意思就非常的圓滿、廣大。

第一、「擇法」：「擇」是「選擇」；「法」是「法門」。我們學佛，首先要曉得學佛的目標。如果是為了身心健康、家庭美滿為目標，那就要選擇能夠達到這個目標的法門。但是，這些法門裡面，必須要注意，選擇正法才能達到，選擇邪法就達不到。特別是在末法時期，《楞嚴經》上說得好，我們這個時代「邪師說法，如恆河沙」。現在的人，學佛多半是以發財、求平安為目標。於是，就有很多法師、大德們，乘機教導發財的法門，結果發財變成破財，並沒有發財。這真正是顛倒。世法常說：「破財消災。」而今，是破了財，也消不了災。

所以說選擇法門的邪、正，要特別注意。

學佛的人，通常是求自己的功德利益，而目標更遠大的，想要來生生天，不願享人間福報，要享天福，那就要專修生天的法門。天有二十八層，每一層天都有它的修學方法。還有眼光更遠大一點的人，會想到縱然生到非想非非想天，也是出了輪迴。天福享盡，還要輪迴、還要墮落。於是，要求出三界的法門。凡是一切大乘經典，都是教我們超越三界，了生死的法門。雖然法門決定平等，都可以達到同樣目標和效果的。但是，我們的根性不相同，假如法門不對根性，對於我們修學有困難，在這一生當中，就不見得有成就。因此，就要選擇法門。這是一生當中，修行成敗關鍵的所在，就看選擇的法門恰當與否？適不適合自己修學？如果要求生西方淨土，那就選擇淨土法門。在今日之下，每一個法門都有邪正、都有真假（有的

得一半的利益，有的得圓滿利益），這是要注意的，要懂得這些方法。

第二、「念」：是指用功的時候，要懂得調理身心。每個人身心的狀況都不一樣，要是遇到一個高明的老師，就好像大夫給病人診斷病情，知道要用什麼方法來調養身心，可使我們得到真正健康、強壯，修學才有本錢。假使我們沒有一個好的身體，要想念佛，一天一夜就沒精神，談修行就辦不到。嚴格來講，修行要靠年輕，年輕人有體力、有精神，是真正有本錢的時候；年歲大了體力衰，比起年輕人總是差一些。因此，我們要珍惜光陰。

夏蓮居老居士（從五種原譯本會集《無量壽經》）的傳人，黃念祖老居士，時時提示後學：「今天，真正修行，『同修貴精，不貴多』。」我們要想真正有成就，必須要牢記這句話

第三、「精進」：在這裡，特別提醒同修們要把這三個字看清楚。「精」是「精純」，純而不雜；「進」是「進步」，進而不退。我們一般學佛的人，天天在求進步。但是，大家都不是真正的「精進」，而是「雜進」。因為，學的東西很多、很雜，所以說是雜進。因此，功夫不得力，白白浪費了光陰，很可惜！不懂得佛對我們所講的道理——「精進」兩個字，是成功的秘訣。諸位同修必須要記住的，世出世間法的成就，都在「專精」。我們看西方那些大科學家，一生當中也是專攻一科，所以他能夠突破，有發明、有發現；要是他學的很雜又很多的話，決定沒有很高的成就。能夠成為一代的權威，無一不是專攻一個科目的。

我們修學佛法，經論很多，選擇定了之後，就要懂得一門

深入。在我們中國歷史上，一些有成就的大師們，像清涼大師，一生就專弘《華嚴經》。他講《華嚴經》，一生講了五十遍。過去我講過《華嚴經》，講了十幾年，只講一半。這要依鐘點來說，一部八十卷的《華嚴經》，要講三千個小時。如果每天講八個小時，一年可以講一部圓滿。從前講經，確實是每天講八個小時。在寺院裡講經上課，上午四個小時，下午四個小時，一年一部，五十年就是五十部。清涼大師長壽，活了一百多歲，這大概就是「專弘」的功德吧！

清涼大師的學生宗密大師，是跟清涼大師學《華嚴經》的。但是，他自己不曉得那一部經契合自己的根性，就到大藏經面前去拈圖，求佛菩薩給他指引，結果他抽到《圓覺經》，他就一生在《圓覺經》上下功夫，將《華嚴經》用在《圓覺經》上發揮。他為《圓覺經》寫了五種註解：《圓覺經大疏》、《

略疏》、《大疏之鈔》、《略疏之鈔》……，一直到今天一千年，後人講《圓覺經》的註解，都是採用宗密大師的註解，真正是權威。這就是「專精」，唯有這樣才有成就。

又像蓮池大師到了晚年，就是一部《彌陀經》，一句「阿彌陀佛」；而且是念四個字，不念六個字。《竹窗隨筆》上有一段記載，有人問蓮池大師：「你教別人念佛，如何教法？」他說：「我教人念『南無阿彌陀佛』。」「你自己又是怎麼念的呢？」「我自己念『阿彌陀佛』四個字。」「別人問他什麼原因？他說：「別人未必真的有心在這一生當中求生淨土，所以加上『南無』，客氣一點。『南無』是印度話，翻成中文意思是歸依、禮敬，這是客氣話。而我自己發願這一生決定往生，所有一切客氣話都不必要用。《彌陀經》上說「執持名號」，「名號」就是四個字。因此，我們曉得蓮池大師愈到晚年愈精

進，所以他才有那樣殊勝的成就。

第四、「喜覺支」：「喜」是「法喜」。學佛最初得的利益，就是這個境界，一定會覺得輕安、自在。平常因為我們煩惱很重，所以身體就顯得很重，但是，功夫能得力，身體就輕安。煩惱愈少，智慧就會增長，身體也會輕鬆，走路都不會累，特別是爬樓梯，爬得比別人快。過去，台中李炳南老師辦的慈光講座，寒暑假都舉辦郊遊——帶著學生去爬山，李老師在那個時候，七十多歲，學生才二十幾歲。爬山時，老師是第一名爬上山頂的，學生在後面喘氣，比不上老師，原因是老師身體輕。我在那個時候，身體也很輕，還能夠追得上老師，這就是「輕安、法喜」，只要修喜覺支，一定會得到這樣的境界。但是，一定要記住，得到這樣的境界，不要生歡喜心、不要生傲慢心，覺得自己有點功夫，就很了不起；特別要注意的，是

要真正覺悟，不可以顛倒，不能從這裡再生煩惱，而又墮落下去。所以，第四「喜覺支」和第五「輕安覺支」兩條可以合起來看。

第六、「定覺支」：「覺」是「覺悟」。我們這個道場叫「大覺」道場。七個覺支合起來，才是圓滿的大覺。每一個法門，都叫覺支，也就是覺的部分。「定」是修行的樞紐，在戒、定、慧三學中，戒學的目的是得定。因戒得定、因定開慧。「慧」是目的，是我們真正要求的。「慧」是從「定」中產生的，所以說「定」是修行的樞紐。要想得到「定」，就是要「守法」——世間人所說的守規矩。守法的人，他的心會安定，決定不會犯法，不作虧心事；不守法的人，心就不安定，天天要想些壞點子——如何逃避法律制裁——於是身心就不安。佛法修學，也離不開這個原理。所以說，學佛一定要修戒學。但

是，有很多人持戒很好而得不到「定」的，追其原因，這是在戒學裡面有過失。比如說：看到別人沒有持戒，就很煩惱，心裡不痛快；看到有人破戒，也很煩惱；或者是認為自己修持得比別人好，因而生起了是非人我、貢高我慢的心，而不能得定。

關於定功，六祖大師講得很好，因為禪宗的修學，禪定是它主要的修行目標。六祖教誡學人：「若真修道人，不見世間過。」這樣持戒就能得定，因為沒有看到世間人的過失，所看到的都是自己的過失，這種修行人才會得到定功。如果認為自己沒過失，樣樣都如法，都依教奉行，而看到別人的所作所為都是過失，像這樣怎麼能夠得到真正的定功呢？像這樣修戒律得的是人天福報，如果人天因緣也沒有修好的話，只有到惡道去得福報。像美國的畜生就很享福，他們養的那些貓、狗，真

有福報，照顧得無微不至，死了之後，還有墳墓，常常還到墓上插個花。

另外，餓鬼道裡也有有福報的，看那些鬼王，如山神、土地神，在台灣還有五府千歲、王爺公的，這些都是有福報的鬼神。有許多人去祭拜，供養祂，這就是鬼道的福報。因此，我們必須要知道，如何修「定」，才能得到「正定」。

念佛人得「定」，就是「念佛三昧」，也就是《彌陀經》上講的「一心不亂」。「念佛三昧」幾乎是古大德們共同承認的三昧中王。聽這些話，不會生懷疑心，因為我們修淨土法門，曉得淨土法門是末法時期的第一法門，是無比殊勝的法門。只要一心念佛，所得的「念佛三昧」，當然是三昧中之王。尤其世尊在《無量壽經》裡讚歎阿彌陀佛是「光中極尊，佛中之王」。所以，「念佛三昧」是真正的不可思議。要怎樣得到「

念佛三昧」？在念佛堂裡，主七和尚常常有一句口頭禪說：「放下萬緣，提起正念。」「正念」就是一句佛號。換句話說，放下身心世界，什麼都不去想。今日末法時期，唯有一句「阿彌陀佛」，對我們最為重要。除此之外，什麼都不要，世間一切是非人我，與我都不相干。把自心裡的一切分別、執著、憂慮、牽掛統統放下，自然能得到「念佛三昧」。而且，一定要這樣修學，才能得到大自在、大輕安、大法喜。除了念佛三昧以外的種種禪定三昧，都不容易得到，正如倣虛老法師在香港打佛七的開示所說的，他一生當中，見到過學禪的人得定；但是，大徹大悟、明心見性的，他一個也沒見到。能得禪定相當不容易，像盤腿面壁而入定一星期、兩星期，甚至有幾個月不出定的，這種功夫相當的深。他們將來在那裡呢？老法師講，是在「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」，在色界天。色界天還沒有

出三界，也不能出離六道輪迴。初禪天是色界而不是欲界。前面佛對我們講的「五蓋障」，也就是五欲（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）。對五欲不動念，才能到色界天。假如，有禪定功夫，能夠禪坐幾星期、幾個月，還存有五欲的意念沒斷乾淨，將來的結果還是在欲界天，上不去色界天。欲界天上面四層，都要有禪定的功夫，單憑五戒十善，只能到忉利天（欲界的第二天）。再往上去，夜摩天、兜率天、化樂天、他化自在天，這四層天都要有禪定功夫。所以說，要得禪定，沒有斷除五欲，還是在五欲的境界裡。由此可以知道，要得禪定是多麼難的事情。我們自己冷靜的想一想：有沒有能力修禪定法門？五欲擺在前面，是否真的不動心？如果做不到，就趕快回過頭來念「阿彌陀佛」。要了解念佛法門是帶業往生的，這是我們真正可以修學的法門，可以依靠的，真正在這一生當中可以成就的法門。

。末法時期選擇淨土法門是最恰當的。「三昧」，有無量三昧，三昧也即是禪定。所說有無量的三昧，一定就有無量的禪定。修學貴在一門深入，選擇了一門，就要精進，才能有成就。

第七、「捨覺支」：「捨」是「捨棄」。世間法要捨，出世間法也要捨。我們自己修學所得到的境界，也要捨；所得到的法喜、輕安，統統都要捨。如果不捨，容易生起貪愛和執著。譬如我們上一棟高樓，上到第二層，要把第一層捨掉，才能再上第三層。每上一層，都要捨掉前一層，才能繼續向上走。「捨」，就是這個意思。等覺菩薩要不捨掉他所證入的境界，就不能圓滿成佛。所以，佛一再對我們講「捨得」——要能「捨」，才能「得」。

我們念佛，念到功夫成片，就決定往生。「功夫成片」是最淺的念佛三昧。假如我們把念佛三昧分作九品來講，下下品

的念佛三昧，就決定往生。功夫再稍微增進一點，往生就能自在，就能了生死，就是佛法所說的「生死自在」。

西方極樂世界有四土，「凡聖同居土」是西方世界四土當中最底的，每一土都有九品，下三品就往生自在。這也就是說明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修得到的。再想往上去，方便土、實報土、常寂光土，這三土，實在講我們未必有能力去，雖然這一生未必能成功的往生上三土，但是，凡聖同居土，我們絕對有能力做得到。

台中李老師以前教導學生們說：「生死自在，我可以做到，你們也可以做到。」他自己現身說法，給我們作證明，證明佛在經上教導我們的話，句句真實，絕不虛假。但是，問題是我們能不能「放下萬緣」？誰能捨得，誰就能得到。得到得不到，權利在我們自己手上，不在別人或是佛菩薩手上。捨得愈

乾淨愈好，愈乾淨就愈專、愈精，得到成功的機會就愈大。

對於修學法門，抉擇之後，絕不後悔。選擇了念佛法門，就選定這一句「阿彌陀佛」，絕不要其他的法門。假如有人告訴你，還有一個法門比這個法門還好，成就還要大，這時候要自己下定決心，告訴他，我已經決定了這個法門，其他再好的法門，我也不要了，要有這樣的信心和決心，這才決定成功。

通常我們講「修行」，就是修正錯誤的行為。過去我們不會選擇，現在我們學會選擇，這就是「擇法」。進而依教修正我們錯誤的想法、看法、做法，叫做「修」；今後照正確的想法、看法、做法去實行，這叫「行」。讀誦大乘經典是初學者相當重要的科目，因為我們一身的毛病自己不知道，讀了佛經才能發現自己的錯誤，就是開悟。能悟到自己一身的錯誤、過失，才叫作「真開悟」，這才是真佛弟子。「知錯就改」，「

改」就是修正行為；修正之後，保持不再犯錯，這叫「修習」。「修習」跟「修持」的意思是完全相同的。以上就是佛把修清淨心的方法，全部都教給了我們。

諸比丘。所言清淨心者。當知即是心解脫增語。慧解脫增語。

這一段經文，佛對我們講，什麼叫「清淨心」？這兩句話用最簡單、最淺顯的言詞來說，「清淨心」就是心裡解脫。心解脫了，慧也解脫了。但是，這個心怎麼解脫呢？解脫是形容、是比喻。譬如：一個人被重重繩索綑綁，不自在、不自由，現在有人把它解開，馬上就得自在。我們現在心不能自在，就好像被很多繩索綑綁一樣。這些繩索就是妄想、煩惱、憂慮、牽掛，綁得我們的心不能自在，而「慧」是「心」的作用，心不自在，就沒有慧；心得自在，慧就現前。

佛常常在大乘經裡面對我們說到「五濁惡世」。的確，在今天這個社會，可以說濁惡到了極處。《無量壽經》上面所說的「劇惡極苦」，也是指我們現前這個社會狀況。「濁」就是「污染」。實在講，今天我們的心所遭遇的，是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染濁。心裡的污染、精神的污染、思想的污染、見解的污染，乃至於身體、飲食的污染，這個世界，還有什麼樂趣可言！現在，大家都在講環境保護，所謂的「環保」，是永遠達不到目標的。佛在經上講：「依報隨著正報轉。」環境是依報，人心是正報。人心不清淨，環境怎麼可能清淨！要想環境清淨，要先求心清淨；而要達到人心清淨，唯一最有效果的方法就是佛法。佛法確確實實能夠淨化身心，叫我們的心能得解脫。清淨心就是心解脫，清淨心起作用，就是真實智慧。

由貪染污。心不清淨。由無明染污。慧不清淨。

這一段經文是「一語道破」，把我們的病根說出來。今天我們講環境保護，聰明人就應該知道從這裡下手。又怎樣能把心地的貪染、無明的染污去除呢？要去除這些污染，一定要依照佛在前面對我們講的「應當斷除五蓋。應當修習七法」做起，這是非常具體，句句話都落實。

若諸比丘。斷除貪染。即得心解脫。斷除無明。即得慧解脫。

在前面修學七法裡面，我對同修們所推薦介紹的是念佛法門。因為，念一句佛號，不但是斷除五種蓋障，同時，也破無明。專心在念這一句佛號的時候，五種蓋障都不會現前，而一句佛號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就不墮無明。所以，名號功德不可思議。

又諸比丘。離貪染污得心解脫者。是名身作證。

何謂「身作證」？「身作證」就是健康、長壽、不老、不病，不需要吃藥，也不用進補；那些補藥、補品，都會帶來染污和疾病的，唯有「清淨心」是最有營養、最有效果的。「阿彌陀佛」是最好的補品，能老實念佛，就是天天在進補。夏蓮居老居士在《無量壽經》前面的幾首偈子中講到：「佛說難信真難信，億萬人中一二知。」真的一點都不假，擺在面前這麼好的法門也沒人知道的，真是可惜！今天，我也帶給諸位最好的補品、營養品——「清淨心」。如果你們的心能清淨、身清淨，身心清淨，怎麼會衰老、生病呢？所以，我常常講：「這個法門是不老、不病、不死的法門。」說不死，是因為往生的時候，看到阿彌陀佛來接引，跟著阿彌陀佛走，是活著走的，不是死了才走的。

前年華盛頓D・C，周廣大居士的往生事跡。此次我又到華盛頓，遇到當時那批為他助念，親眼看到他往生的同修，他們告訴我，周居士才念三天佛就往生了。因為他從前不信佛，就是在臨命終的前三天，才遇到龔振華居士勸他念佛。他當時聽到了就接受，叫他太太、女兒們統統幫助他念佛求往生，不要求病好，這是真正覺悟。另外，D・C那邊的同修們也幫他助念，念到第三天，見到阿彌陀佛、觀音菩薩、大勢至菩薩，周居士說三聖從雲端下降接他往生。他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走了。所以說往生是活著去的，不是死了才去的。這個不死的法門，就叫作「身作證」。

斷除無明。得慧解脫者。是名無學。

這「無學」，就是沒有可以再學習的，智慧圓滿，畢業了，也就是教下講的「大開圓解」。在小乘法裡面，小乘人的無

學是「阿羅漢」；大乘法裡面的無學是「法雲地菩薩」，十地菩薩叫做無學。這是講果報，修因證果。

永離貪愛。了知真實正智。

這一句經文很重要。「正智」是佛知佛見，〈法華經〉上講的「入佛知見」，就是「正知正見」。我們要知道，「貪愛」就是障礙正知正見的根源，離開貪愛，正知正見就得現前。

現前取證自果。盡苦邊際。

「現前」就是不要等來生，現前就證果，證的是圓滿之果。就是我們常講的「破一品無明，證一分法身」。「苦邊際」是講六道輪迴，「盡苦邊際」就是永脫輪迴，不再生死流轉，超越了三界，成為法身大士。最後，佛再勸勉我們：

諸比丘。如是所說。汝等應學。

「如是所說」即是前面所講的，如理如法，句句話真實不虛。整個佛法就是講宇宙人生的真相。「宇宙」是我們生活的環境；「人生」就是自己，就是說我們自己和我们生活環境的真相，一切經典就是說這些道理。「汝等應學」，我們應當好好的來學習。



淨空法師
講述

佛說當來變經講記

佛說當來變經講記

心惠記
韓鏌校

一九九二年淨空法師講于美國舊金山大覺蓮社

本經經文不長，但是很契機。就是說，我們從這部小經，可以發現佛早在三千年前，已經看出現代社會的現象。

本經經題是《佛說當來變經》，簡單的解釋：「當來」指我們現代；「變」是變化的意思，是講現代人心變化、世界變化，連佛教也起了變化。至於變化之後，是好還是壞？修行的人，又該如何成就自己的道業？本經正是講我們切身的問題。談到世界的變化，以近二、三十年最為劇烈，難道就是基督教所說的「世界末日」到了嗎？

談到人心變化，由於現代資訊發達，不難觀察到各地方的人心。經云：「依報隨著正報轉。」「正報」是指人的身心；「依報」指生活環境。現在社會環境的安危，全繫在人心的厚薄。自古至今，有歷史的治亂為證，古今中外，都是以觀察人心來推測吉凶禍福，所以很重視倫常道德理念。可是現代人不講這些道德理念，而是以爭名奪利為主，因而導致社會不安定。

再看佛門，二千年來變化的幅度不太大，因為保持了某些標準原則。自從近年崇尚民主自由以來，強調言論自由、出版自由，佛教將面臨許多不可預料的變化。假如我們不冷靜觀察與思惟，則無法面對現實社會變遷，更不知如何修行？佛在本經對我們有所啓示。

聞如是。一時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與大比丘眾

俱。比丘五百及諸菩薩。

「聞如是」是早期翻譯的文句，也就是「如是我聞」。這一段序分，同樣具足六種成就。「聞如是」是聞成就。「如是」是信成就。「一時」是時成就。「佛」是主成就。「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」是處成就。「與大比丘眾俱。比丘五百及諸菩薩」是眾成就。

佛講這一部經的地點與《阿彌陀經》相同，當時有常隨眾及菩薩眾在場，所以本經不光是講小乘法，而是大、小乘法修行的根本。

爾時世尊。告諸比丘。將來之世。當有比丘。因有一法不從法化。令法毀滅。不得長益。何謂爲一。不護禁戒。不能守心。不修智慧。放逸其意。唯求善名。不順道。

教。不肯勤慕度世之業。是爲一事。令法毀滅。

這一段經文是正宗分的第一段，整個意思以現代人的說法，叫它是一種預言。簡單的說，佛告訴在場的比丘，將來會有一些比丘，因為不順從佛的教法弘化，演變到佛法走向毀滅，使得依法修學的人，不能得到佛法的利益。佛還舉了六椿事情，任何一椿事，都足以令法毀滅。

第一、「不護禁戒」：是指輕視戒律的人，不能持戒。經上講：「禪是佛心；教下是佛的言語；戒律是佛的行持。」假如捨去戒律，禪與教，則淪為空談，佛法不能存在世間。簡單的說：一個國家靠法治來維繫人心及社會的安全秩序，佛教的戒律就像國家的法律，佛教以戒律規範佛弟子身心；戒律又像儒家孔、孟所提倡的禮節，禮節是根本，一旦捨棄禮節——根本既斷掉——還談什麼為學之道呢！戒和禮一樣，都是根本，

學佛捨棄根本，還談什麼開花結果！

為什麼說「戒」是學佛的根本？佛法無論大、小乘，都建立在戒、定、慧三無漏學的基礎上。守戒才能生定；因定而開慧。學佛最終目標是開智慧，智慧來自定力，亦即是來自清淨平等心。然而唯有「持戒」，才能使心清淨平等。戒律的精神，正是印祖所講的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。善惡在於一念心，去掉分別、妄想、執著，清淨心自然現前，心地清淨則智慧開啓，佛出世全為此事而來，所以戒律的重要性即在此。

第二、「不能守心」：一切法都是由自心變現出來的，心善則萬法皆善，心惡則萬法皆惡。現代社會看似在進步，其實剛好在倒退。因為以前大家生活安居樂業，現在世界都在動亂，原因是現代人心不淳厚、不講道義，只圖利害關係，有利於自己才是朋友，不利自己的即是敵人，大家都不能守著善心，

社會豈能安定！古聖人孟子云：「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」意思是說，求學之道，只在收回妄想雜念，如同《彌陀經》所講的「一心不亂」。

第三、「不修智慧」：智慧的反面就是愚癡；愚癡的人，不知道自己愚癡，成天顛倒亂想，真假、邪正不分，時常把邪法當作正法，把正法當成邪法，非常可憐！修智慧有二種方法：一是禪定（參禪），二是教下所說的讀誦大乘經典。讀誦大乘也須要懂得要領，否則仍舊墮入愚癡。讀經同禪定一樣，專修清淨心。誦經好比石頭壓草，須要字字分明，不能在誦經時胡思亂想經文意思。假如有妄念現前，不要管它，再繼續誦下去，去掉妄想、執著，不研究討論，直到智慧現前，自然本性光明顯發。

第四、「放逸其意」：即是世人所說的隨心所欲。簡單的

說，即是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諸妄念心起作用。

第五、「唯求善名」：如世間人所講的提高自己的知名度。現代佛教形態也有所變化，現前有宗教式的佛教、學術性的佛教、邪教的佛教，及傳統式的佛教，目前更發現有一種「作秀」的佛教——大作廣告，有活動時講究排場熱鬧，十足的迎合現代化，並未有真正的佛法內涵，這也就是亂世的現象。

第六、「不順道教。不肯勤慕度世之業」：指弘法比丘，不依從佛陀的教誨去修行，只是口裡修行，身行不修。「勤慕度世之業」，是說修行人仰慕佛法，並做到自利利他的事業。然而末法修行人，修行道心不堅定，對自己的善根不相信，荒廢自度和度化眾生的事業，非常可惜，使得佛法更加沒落。

下面這段經文是正宗分的第二段，佛又告訴比丘們，還有兩件事會令佛法毀滅。

佛告比丘。復有二事。令法毀滅。何謂爲二。

一、不護禁戒。不攝其心。不修智慧。畜妻養子。放心恣意。賈作治生。以共相活。

二、伴黨相著。憎奉法者。欲令陷墮。故爲言義。謂之諛諂。內犯惡行。外佯清白。是爲二事。令法毀滅。

第一、「不護禁戒。不攝其心（不能守心）。不修智慧」：前面已經解釋過，此地不再贅述。「畜妻養子」：指末法時期出家人竟有養妻子兒女的。從前日本在明治維新時，因為是國家的政策，出家的人，一定要娶妻生子，而後才准許出家。至今，除高山上的苦行僧外，平地的日本出家人，大多都有家室。「放心恣意」與放逸其意相同。「賈作治生。以共相活」：指現代心不向道的出家人，生活並不仰賴在家二眾供養，他

們也有種種生財之道，如此不如法的行為，心不能安住在道上，更不能清淨。

第二、「伴黨相著」：指出家眾分黨分派，製造小組織、小圈子，排斥與自己利害互相衝突的人與事。「憎奉法者」：凡是真正修行的人，想辦法對他排斥，不擁護，處處障礙。「故爲言義。謂之諛諂」：一些能言善道，專會奉承巴結人的，口頭上說得好聽，不明白的人，以為句句是善言，最後受騙受害。真正善知識則處世、待人、接物，態度完全不同於此類。凡是勸世的善知識，所說的話都是忠言逆耳的，可是現代人偏偏聽騙不聽勸。

「內犯惡行。外佯清白」：這一句經文是說：有些出家人，裝出道貌岸然的樣子，外表好像很如法，莊嚴得像佛菩薩一樣，內裡的思想、見解、行為，甚至比世間人還不如。以上這

二條是毀滅佛法的要素。

佛告諸比丘。復有三事。令法毀滅。何謂爲三。

一、既不護禁戒。不能攝心。不修智慧。

二、自讀文字。不識句逗。以上著下。以下著上。頭尾顛倒。不能解了義之所歸。自以爲是。

三、明者呵之。不從其教。反懷瞋恨。謂相嫉妬。識義者少。多不別理。咸云爲是。是爲三事。令法毀滅。

這一段經文，是本經正宗分的第三段。佛說會有三樁事情，能夠叫佛法在這個世間漸漸的毀滅掉。

第一、「既不護禁戒。不能攝心。不修智慧」：在前面已經說明過，這裡不重贅述。

第二、「自讀文字。不識句逗。以上著下。以下著上。頭

尾顛倒。不能解了義之所歸。自以爲是。」

以世間學問來說，就是文學底子不好，把文章的句點、逗點等標點弄錯，上下句子不順，斷章取義，與原文的本意不相契合。

以佛學來說，佛的經典無論是大小乘都是從佛的真如本性發揮出來的。雖然佛經翻譯過來的文字比中國古文淺顯易讀，可是其中奧義，絕對不容易體會。所以末法眾生，智慧淺薄，很容易曲解經義，句點、逗點不能分明，語句常常念錯，前言不符後語，頭尾顛倒，不能徹底瞭解經義，卻自以爲對，而且還誤導他人，後果堪虞。

第三、「明者呵之。不從其教。反懷瞋恨。謂相嫉妬。識義者少。多不別理。咸云爲是。是爲三事。令法毀滅。」

末法時期能不能成就自己的道業，就要看懂這一段經文。

這一段意思是說，一個明心見性的人，或者說心地光明的人，看到修行人走錯路，好意的給予指導，對方不但不聽，不能順從修正，反而嫉妬懷恨，甚至於處心積慮的要加以陷害善知識。很多人不知道如來所謂的真實義，對錯不能分辨、善惡常弄顛倒，人云亦云的群眾，反倒認為錯誤是對的，擁護知見不正的人，疏遠善知識，結果就是一起造三惡道的業因。

以上三椿事情，雖然沒讓佛法在這個世間斷滅，但是使佛教變了質。以前李炳南老師說：「佛法漸漸衰微。」此話如果以現代人的眼光看，不能完全相信，因為現代科學發達，印刷快速，佛經可以大量印刷，不易失傳，遠比以前一書難求來得殊勝，幾乎每人手中一冊大藏經，怎能說是佛法漸漸衰微呢？到現在我才恍然大悟，如果用我們凡夫心來解釋佛經，經書再多也完全變質，就是說將如來的真如本性，換作凡夫的心意識

。換句話說，就是以凡夫的意識心曲解佛的經義，佛法就因此而消失，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。

佛告諸比丘。復有四事。令法毀滅。何謂爲四。

一、將來比丘。已捨家業。在空閑處。不修道業。

二、嬉遊人間。憤鬧之中。行來談言。求好袈裟。五色之服。

三、高聽遠視。以爲綺雅。自以高德。無能及者。以雜碎智。比日月之明畜已。

四、不攝三事。不護根門。行婦女間。宣文飾辭。多言合偶。以動人心。使清變濁。身行荒亂。正法廢遲。是爲四事。令法毀滅。

這一段多半是針對出家人而說的，屬正宗分的第四段。佛

對比丘說：「將來有四種情形，將令佛法毀滅。」

第一、「將來比丘。已捨家業。在空閑處。不修道業。」

這一條的關鍵，就是「在空閑處」。這一句話的意思，不是指遠離都市到山野裡沒有人跡的地方修行，亦不是指休閒，正是今天我們在社會上作謀生的工作，工作完就是空閑處。出家人將在工作辭掉，發心出家，不是要得空閑，而是出家有出家的事業。所以出家人是要將這些空閑時間，用來修行辦道。這句話意思簡單的說：「將來比丘，捨棄在家營生的事業而出家，可是不辦道、不修行，不荷擔如來家業，虛度光陰。」

何謂不修道業？本師釋迦牟尼佛教學的宗旨，就是讓我們認識宇宙人生的真相。宇宙指我們的生活環境；人生是指自己。我們修行，就是修到能自覺自悟，即是真修行。相反的，就

是迷惑顛倒。出家修行的目的，就是學佛的德能覺道，不迷惑顛倒，確認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一個人能夠自悟，悟到諸法實相，當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而不被境界所轉，心地清淨，一心向道，自然能夠荷擔如來家業，作弘法利生的工作，這就是出家人應修的道業。出家人所要做的是修行辦道，並不是捨棄世間事，到寺院裡圖個悠閒清淨，虛度光陰。

第二、「嬉遊人間。憒鬧之中。行來談言。求好袈裟。五色之服。」

這一條是屬於現代佛教現象的第五種「作秀的佛教」，完全違背佛陀的教誡。如一般講經法會，講究排場華麗，把道場裝飾得美侖美奐，沒有一點莊嚴清淨的氣氛；甚至於散花、唱歌等，會場設計得像作秀的舞台，而作出來的又不自然，看起來不倫不類的。出家人求美麗的袈裟，這種作法，會使將來的

世間人對出家人不再尊敬。

第三、「高聽遠視。以爲綺雅。自以高德。無能及者。以雜碎智。比日月之明畜已。」

這一條是講傲慢。自己貢高，輕視一切，以世智辯聰比作諸佛菩薩的真實智慧，甚至於認為諸佛菩薩還不如他。更有甚者說：「經典都不可靠。」好像他自己真的要成仙成佛，所以要造新經；他們認為舊的經典都應該淘汰，這不但是令法毀滅，而且是令法增加毀滅的速度。

第四、「不攝三事。不護根門。行婦女間。宣文飾辭。多言合偶。以動人心。使清變濁。身行荒亂。正法廢遲。是爲四事。令法毀滅。」

「不攝三事」就是不守身、語、意三業。「不護根門」指不護六根。以上這兩句話合起來說，就是前面所提的不守戒律

、不守規矩，甚至連世間的禮法都不顧。

「行婦女間。宣文飾辭。多言合偶。以動人心。使清變濁。身行荒亂。正法廢遲。」這裡面比較不好懂的是「多言合偶」。這部經是南北朝翻譯的，距離漢朝很近，在當時的「偶」字，是很通用的術語，意思是「迎合人心的花言巧語」，即是說好話的意思。此地與佛教的四攝法「愛語」不同，四攝法是以理智為基礎；換句話說，出家人不教人行正法，反而誘人行邪道，不是好事。

合起來的意思，是指出家人不守戒律、規矩。尤其在現代言論、出版自由，見解、思想混亂的時代，更是不能建立六和敬。僧團不和睦，而失去教化眾生的功能，平時與婦女們毫不避諱，言不中肯。文辭都注重華麗，迎合人心，不弘揚正法，反而作些荒亂身心的事，違背清淨法，走向混濁。如果有這四

椿事情，佛法在這個世間，雖然保有形式，實質上已經不再存在或已經變質了。

佛告比丘。復有五事。令法毀滅。何謂爲五。

一、或有比丘。本以法故。出家修道。廢深經教。十二因緣。三十七品。方等深妙玄虛之慧。智度無極。善權方便。空無相願。至化之節。

二、反習雜句淺末小經。世俗行故。王者經典亂道之原。好講此業。易解世事。趣得人心。令其歡喜。因致名聞。

三、新聞法人。淺解之士。意用妙快。深達之士。不用爲佳。

四、天龍鬼神不以爲喜。心懷悵惑。口發斯言。大法欲滅。

。故使其然。捨妙法化。反宣雜句。諸天流淚。速逝而去。

五、由是正法。稍稍見捨。無精修者。是爲五事。令法毀滅。

這是本經正宗分最後一段，佛告訴比丘們又有五椿事，使法毀滅。

第一、「或有比丘。本以法故。出家修道。廢深經教。十二因緣。三十七品。方等深妙玄虛之慧。智度無極。善權方便。空無相願。至化之節。」

這是指有些比丘，發正心出家，非常難得。可是他們卻放棄深廣的經典不學，只看些粗淺文字，或者現代人所編寫的一般佛學概論、佛學入門、好看好學的白話文，至於經典原文看不懂，也不認真的深入瞭解。如：十二因緣、三十七道品、方

等經典等，這些智慧高深，至極善巧，權實方便的法典，倒反不去深究，發願學習，作一個真正通達佛法的出家人。

第二、「反習雜句淺末小經。世俗行故。王者經典亂道之原。好講此業。易解世事。趣得人心。令其歡喜。因致名聞。」

這是說明出家人不學經教，完全以現代人的文章、雜誌、報紙等作教材。「王者」不是指仁王，而是魔王。魔王要破壞正法；仁王是教人修十善，維繫社會安全。現代人所寫的文章，正是毀滅佛法的，他們的目的只在求名聞利養，不是在弘法利生，所以內容盡是講些世事閒談，趣得人心，譁眾取寵，無非是在造三惡道業因，怎能與佛經的真實義趣相比呢？

第三、「新聞法人。淺解之士。意用妙快。深達之士。不用爲佳。」

有些從事教育文化事業，受過高等教育的人，文章都是以淺顯易懂的為主，現代人看了這些文章著作，馬上能說善道。但是這些言語、文字，都是意識心的作用，專在人我是非之間巧妙運用，以求快意人心，比起佛經天地之差，凡是多讀不當的文字傳說，容易增加迷惑顛倒；若是讀誦大乘經典，可以幫助開悟。經典雖然深奧難懂，熟讀自然能入境界。所謂「經書不厭百回讀」，讀經可以修戒、定、慧三學，去掉執著、分別、妄想；只要是通達之士，都深知這個道理。當然對雜書淺文，以不取用最好。

第四、「天龍鬼神不以爲喜。心懷悵惑。口發斯言。大法欲滅。故使其然。捨妙法化。反宣雜句。諸天流淚。速逝而去。」

凡是龍天護法鬼神、菩薩等，皆與釋迦牟尼佛一樣，看到

以上的現象，都非常悲痛流淚，沒有不嘆息的。邪知邪見擾亂世人的清淨，擾亂世間，毀滅佛法。聖人有言：「國之將亡，必出妖孽。」也就是佛法將滅，邪知邪見、妖魔鬼怪必定出現，擾亂世間，毀滅佛法。如果我們佛門裡面的護法，不能大力護持正法的弘揚，反而捨棄弘法教化眾生的事業，贊同這些膚淺的言論雜誌，促使正法滅亡，連護法龍天都會流著眼淚離開我們。

第五、「由是正法。稍稍見捨。無精修者。是爲五事。令法毀滅。」

由於我們不辨是非、善惡、邪正，顛倒錯亂，致使這種現象逐漸擴散到全世界，大眾們積非成是，再也無法認識到真正的佛法，很不容易找到真正精修的人。

下面的經文非常重要，前面是教我們認識環境；後面則是

告誡比丘們應當如何修行，才不致於犯錯而誤導眾生。假如我們能聽取佛的教誨，真的改正從前的過失，也可稱為修持。知錯能改，在佛門裡是一種智慧的表現。現在來聽佛告誡我們的話，也是正宗分的總結。

佛告比丘。吾滅度後。有此邪事十五之亂。令法毀滅。一何痛哉。

前面說一法、二法、三法、四法、五法，總共列舉了十五椿末法比丘所犯的邪事，也都是亂世的現象。但是真正不如法的事情太多，不勝枚舉，豈只上面所說的這些！將來這些邪法，一旦出現在這個世間，一定會導致佛法走向毀滅之途。所以佛說到這裡，非常痛心而感嘆，現在佛又說道：

若有比丘。欲諦學道。棄捐綺飾。不求名聞。質朴守真。

。宣傳正經。

「諦」是真實的意思。佛在此地教誡我們說：如果你們想在修學佛道上，得到真實的成就，必須注意下面的幾項原則：

第一、「棄捐綺飾」：「綺」是美麗的意思；「飾」是裝飾。佛勸告比丘們，應當捨棄物質上的享受。因為現代人講究華麗，生活奢靡，例如道場要建築得富麗堂皇；衣著的色彩要鮮豔華麗；講經說法的時候必須要有場面；在排場上要像舞臺作秀般熱鬧，這些都違背覺道，不是修行人應該有的。

第二、「不求名聞」：名聞包括五欲六塵、七情六欲，這是魔障的根源。修道人尤其要捨得乾乾淨淨，不要沾染，免得磨損道心。

第三、「質朴守真」：這是修行應具備的態度。前面曾說過，我們修行重實質不重形式的道理。「質朴」正是簡樸的意

思；「守真」是指真心誠意，是指我們學佛人在生活上，乃至於道場都是愈樸素簡單愈好，不作人情佛事，真實念佛辦道，守著清淨心，莫要接觸煩惱俗事。有一句話說得好：「知事多時是非多。」不關自己的事少接觸，學佛愈單純愈好，能這樣修學，就是「質朴守真」的精神，是修行應具備的態度。

第四、「宣傳正經」：講經的比丘們，為大眾介紹佛法，一定要依據經典——純正的佛經。「正經」亦稱正法；再進一步說，所謂的「宣揚正經」，有必要因時、因地而作決定。比如在舊金山大覺寺只有兩個小時的時間，於是我在大藏經裡選了一部《佛說清淨心經》；又有一次，有六個小時的時間，就選擇本經，同屬小部經；另外一種方式，是選擇大經的一品，或者一段，或者幾句經文，視時間而定。當然這些經典，都應當與我們日常生活和修持上的問題及修養等，有著密切的關係

佛之雅典。深法之化。不用多言。案本說經。不捨正句。希言屢中。不失佛意。

這一段開示，是佛教給我們在宣揚佛法時，必須具備的態度。《金剛經》云：「佛是真語者、實語者、如語者、不誑語者、不異語者。」佛教給我們對於深奧的佛理，為人講解時，「不用多言。案本說經」：不需要生枝添葉，老老實實照著經典講解就好，自然不會出錯。最怕的就是自己隨意發揮議論，錯誤百出。特別是對初學，經典的選擇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己理解的程度；如果自己都看不懂的經典，到外面為別人講解，很容易出錯。同時，講經需要「契理契機」。真正理解經義叫做「契理」；應眾生的需要而講叫做「契機」，並且能令眾生得到真正的利益。所以說，當我們選出來的經典，無論是一部

或者一段經文，只要按著佛的意思來說，本分老實的把經典講得活潑生動，加上自己修學的功夫，以及日常生活當中的體驗，使得佛法的精神，真實的讓眾生明白。換句話說，這樣自己才真正得到佛陀教誨的利益，把自己的心得、研習過程，向大家提出詳細的報告，才算是圓滿。

「不捨正句。希言屢中。不失佛意」：這是指在修行上有成就的人，不僅能依照佛經的本意講解，而且能迎合聽者的根機，說出佛心裡欲講未講的言語，能令眾生洞悉佛意，這是不簡單的事。比如清朝蕩益大師的《彌陀經要解》，就是「不捨正句。希言屢中。不失佛意」的具體說明。在《彌陀經要解》裡面，蕩益大師解釋「發菩提心」，是自古以來沒有人闡發過的，一切淨土經論註解「發菩提心」，都與蕩益大師的說法不同。古德所註解的，沒有人看得懂其中的意思，可是經蕩益

大師一註解，才恍然大悟。他說：「若能發願求生西方淨土的心，就是無上菩提心。」大師還說：「釋迦牟尼佛是念『阿彌陀佛』而成佛的。」這真是前所未有的話，我們若仔細想想，一點也不錯，非常圓妙。

還有唐朝一些高僧，為我們說出「《無量壽經》，真中之真，圓中之圓，頓中之頓」這也是希言。如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是《無量壽經》的導引，把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列為序分，《無量壽經》是正宗分，都是妙喻，而且不離佛的真義。明朝蓮池大師曾說：「《無量壽經》與《阿彌陀經》是同一部經。」他稱之為大本與小本；亦就是《無量壽經》是大本的《彌陀經》，《彌陀經》是小本的《無量壽經》。只是經文的長短不同，其內容並無差別。清朝彭際清居士也出希言，他說：「《無量壽經》是中本《華嚴》（八十卷是大本《華嚴》），《阿

《彌陀經》是小本《華嚴》。」因為《華嚴經》到最後十大願王導歸極樂，才算圓滿。這三部經完全相同。「希言屢中」是因為真正修學之人，往往會發現佛的真實義，而真正發現後，就四等、四同；心同佛心，願同佛願，行同佛行，解同佛解。簡言之，身、語、意與佛同，這也是古德最佳名言。下面幾句是佛教我們當前生活方面，必須要遵守的。

粗衣趣食。得美不甘。得粗不惡。衣食好醜。隨施者意。不以瞋喜。

佛告訴比丘說，衣服只要保暖遮體就可以，不要華麗新潮。飲食只求溫飽，粗茶淡飯，不要講究美味。每天托鉢來的食物都不相同，若是飯菜很好，不生歡喜心；不合胃口的，也不要起煩惱。所有一切物質上的供養（物質生活），要隨布施者的心意，隨緣不攀緣，不可分別好壞，就在這個境界裡修清淨

心。仔細觀察現代比丘，常受在家居士豐富的供養，超出比丘所需要量，往往容易使出家人起了退墮的心，不認真用功。

現代外國人調查，發現中國大陸人民健康長壽居世界之冠。研究其原因，比較之下，他們在飲食方面，並不太講究營養，又不衛生，生活清淡，反而健康長壽；而臺灣有錢的人，樣樣考究衛生，天天講究佳餚美味，每餐不同，腸胃因而負擔太重，結果弄出許多奇怪的病症。看看牛羊專吃青草，照樣又肥又壯，外國人飲食也簡單，可見得最健康的飲食就是「簡單」。俗語說：「青菜豆腐長命百歲，雞鴨魚肉百病禍因。」

攝身口意。守諸根門。不違佛教。

這句話與《楞嚴經》上《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》的修學綱領「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」意思相同，就是守攝身、口、意三業不造作。「諸根門」：指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根。

能收攝六根，不向六塵奔馳，一心向佛，念念是佛，念到返聞自性，背塵合覺，守得一心，不違背覺悟之道。相反的，若是六根不守，造作身、口、意惡業，不知道覺悟回頭，不但是參禪不能得力；學教也不能大開圓解；念佛也不能得一心。

這一段意思是講，佛對我們所有的教誡與教誨，一定要遵守，決定不能違背。而這些教誡及教誨的話，只要能夠依著「攝身口意。守諸根門」的關鍵要領去做，自然能夠依教奉行，不違佛教。

念命甚炬。恍惚以過。如夢所見。覺不知處。三途之難。不可稱計。勤修佛法。猶救頭然。

這一段是佛警誡大眾的話。

「念命甚炬」：「炬」是火把，比喻火炬燃燒的時間不長，很快就燒盡。我們的生命就像火把一樣的短暫，很快燒完。

「恍惚以過。如夢所見。覺不知處」：「覺」，指夢醒過後的意思。這一段經文比喻人生很短暫，而且像作夢一般，恍恍惚惚的過去，等到夢醒之後，再回想夢境，不知夢在那裡！

「三途之難。不可稱計」：「三途」指地獄、餓鬼、畜生三惡道。「稱」是稱說，「計」是計算、計度的意思。佛說「人身難得」，失人身容易，而且墮落三途更加容易。三惡道的苦難無數，無法計算，也不能說明清楚。如經上所說，鬼道一天是人間一個月。我們初一、十五祭祀鬼神，等於是請他們吃中飯和晚飯。人間一年，鬼道才十二天，所以他們的歲數，少說也有千歲、千千歲。地獄更苦，地獄一天是人間兩千七百多年。中國號稱五千年的文明古國，在地獄還不到兩天。如此算來，地獄壽命算是萬歲、萬萬歲，實在太可怕！造三惡道的罪業，進去容易，出來難，不能不警覺。所以下面教我們「勤修

佛法。猶救頭然」：「然」與「燃」意思相同；「頭然」，指三惡道所受的苦，像火燃燒眉頭一樣。假若能覺悟到墮三途的可怕，就應當勤快修學佛法，好像救拔頭上正在燃燒的火一樣急切。

五戒十善。六度無極。四等四恩。智慧善權。咸可精行。雖不值佛世。出家爲道。學不唐捐。平其本心。愍念一切。十方蒙恩。佛說如是。

「五戒十善」是修學佛法的根本基礎。「六度無極」：「六度」是大乘菩薩的大行：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般若。布施，簡單說就是放下，持戒就是守法，忍辱是要有耐心，精進即是認真，禪定指清淨心，清淨心起作用就是般若智慧。能像菩薩修到般若智慧現前，六度做得圓滿無量，稱為「

六度無極」。

「四等四恩」：「四等」出自《楞伽經》裡：

第一、名字相等：指諸佛的名字同等。名字是從佛的智慧德能上建立的。比如釋迦牟尼佛是能仁、寂默的意思。指佛在娑婆堪忍世界修行成就，故而得名；阿彌陀佛是無量光、無量覺的意思，是願力成就的。名號雖然不同，但是一切諸佛的智慧德能相同，要看看與眾生因緣而定，修行人不可以在這裡分別、執著，或者有門戶之見。

第二、語等：是指諸佛的言語相同，無有差別。

第三、身等：是指諸佛法身、相好完全相同，同具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。

第四、法等：凡是諸佛所說的一切法皆相同、相等。我們依照一尊佛教化，等於依照一切諸佛的教化，無二無別。念阿

彌陀佛能成就；念觀音菩薩也能成就；念藥師如來也能成就；或者念地藏菩薩都能成就。但是必須要有原則，就是一個法門學到底，一生不要更改，決定成就。像我們現在一向專念阿彌陀佛，迴向發願求生西方，修到心地清淨，當臨命終時佛菩薩必定來接引。

「四恩」是平常所說的父母恩、佛恩、國家恩、眾生恩。「智慧善權。咸可精行。雖不值佛世。出家爲道。學不唐捐。平其本心。愍念一切。十方蒙恩。佛說如是。」

佛勸誡我們，修行應當以理智為基礎，不可感情用事。把握這個原則，自己修行才不致於被障礙，接觸大眾也不會障礙他人，進而自行化他，更加能精進修行。雖然現在佛不在這個世間，既然已經出家修道，就應當遵守佛的教誡，視同佛在世一樣，依教奉行，所學的教法定不會白費，必有成就。

「平其本心」就是心地保持清淨平等，慈悲待人，正所謂「平常心是道」。平心辦道則功到自然成。不但自己得利，十方眾生學習這種榜樣，也蒙其恩惠，得到好處。縱然沒有意思去弘化，這個真實的佛法已經弘揚到十方。經文的序分、正宗分就到此地為止，以上都是佛親口所說。末後一句，是阿難尊者結集經典所說的。

諸比丘悲喜前自歸佛。作禮而去。

這末後一段是本經的流通分。由於是早期所翻譯的經典，所以與序分一樣，句子短而且簡單。後期（隋唐以後）譯經工作比較完備，文字長，句子也明顯。

這一段流通分雖然簡潔，意思還是圓滿的。明白的說：當大眾聽過佛所講的這番話，一則以悲；一則以喜。「悲」是悲愍末世的衰相，感到遺憾及痛心；「喜」是慶幸自己能夠遇到

世尊，聽聞正法。於是大家都到佛的跟前，請求受持三歸，作禮而去。

我們讀過這部經，雖不值佛世也跟當時與會的大眾心情相同。我們也可以到佛像面前，歸依自性三寶，依教奉行，不辜負佛的這一番教誨。

同生極樂國

承印者：和裕出版社（〇六）二四五四〇二三—七



華藏淨宗學會

THE CORPORATION

REPUBLIC OF HWA DZAN SOCIETY

本會一切法寶，免費結緣，禁止販售，請勿擅改內容，歡迎翻印流通。

This book is for free distribution. It is not for sale.

Printed in Taiwan